

被令階逆二
議有裨世教
不惟折奸雄
窺伺之心亦
陵可防風紀
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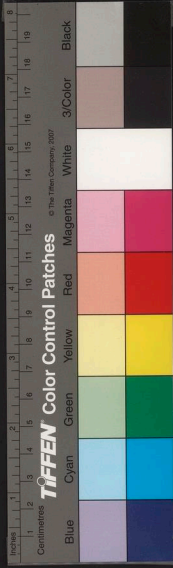
登極惟赦雜犯死罪以下至於惡逆則不赦蓋惡逆者天地之所不容使其罪亦得以幸免則人倫廢而天理絕矣邦昌嘗位宰輔依附夷狄易姓建號身為逆魁故其偽赦不循典憲而首為亂階今陛下續承大統以為神民萬物主豈可不法祖宗而赦惡逆哉此臣之所疑者一也祖宗登極自京官以上有轉官恩數而選人則否豈非以其員多而太濫故耶邦昌僭竊故以私恩收天下之士心故其偽赦雖選人亦有循資之文今陛下嗣位於艱難多事之時正宜吝惜名器示天下以大公至正之道豈可不法祖宗而

行濫賞哉此臣之所以疑者二也祖宗登極於有罪安置編管羈管等人次第推恩或量移或自便或叙用或復官以其罪之輕重為差故恩施而威立邦昌偽赦一切復官而有職名者又皆復職惟以姑息更無典憲今陛下出政於國勢削弱之際正宜分別是非行覈實之政豈可不法祖宗而務姑息哉此臣之所疑者三也豈朝廷以今日事勢為正當如此也將以邦昌偽赦寬大而不比附以行則失天下之心耶抑邦昌與聞國事欲以此蓋其惡耶臣愚竊以為過矣宜降詔改從祖宗之制惡逆不赦選人不循資安



置編管羈管人令刑部檢具元犯以聞次第施行則國政立而人心服矣春秋大正始今日所當正者莫先於此議僭逆謹按張邦昌被遇道君之朝必與機政際會靖康之日擢冠宰司資其重臣奉使虜帳初無忠義狗國之意但為諛佞保身之謀去中國者踰年從胡騎以僭至方二聖播遷之日無一言營救之忠憑恃金人盜據神器國破而資之以為利君辱而攘之以為榮竊有榮與安處宮禁降旨以行其僭命南面以朝其偽臣易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恩考其四日之手書猶援周朝之

故事而陛下總師于外天人所歸勤王之兵四面雲集乃始退還舊班遣使迎奉今乃冒處王爵極其褒崇不聞泥首以自拘方且偃為得計人之干紀一至於斯儻或逃誅何以立國或謂陛下嗣登大寶乃邦昌揖遜之謀以罪為功臣所不喻夫英宗之曾孫神宗之孫道君之子淵聖之弟惟有陛下一人而已天祐我宋必將有主主宋祀者非陛下而誰四海臣民所共欣戴邦昌何力之有哉伏望陛下斷以英哲而察其罪惡特正典刑而肆諸市朝以慰四方忠臣義士之心以垂萬世亂臣賊子之戒議偽命運會之



阮何代無之為臣子者不幸而遇其時則伏節死義
有死而已國家涵養士類垂二百年遠遭金人之變
劫質二聖擁鑾輿而北遷逼立臣僚易姓建號而近
臣百官忘朝廷之厚恩惜性命於俄頃稽顙屈膝奉
賊稱臣有為金人之股肱驅逼道君太上皇帝皇太
子后妃及搜捕宗室戚屬者有為金人之喉舌傳命
令廢本朝而建偽楚者有因為姦利汙染國戚者有
為偽楚之輔翼總其政事者有受偽楚之官爵與聞
議論者有肆為惡言以辱本朝以諂邦昌者或草勸
進之表或定冊立之儀視之恬然不以為怪夫節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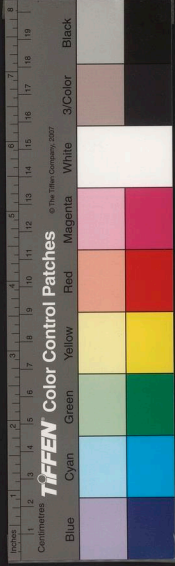
者正所以責士大夫也至於武夫則當闕略昔李唐
有安祿山之亂大臣如達奚珣陳希烈皆相賊用事
而其餘受偽命者肅宗反正以六等定其罪然後唐
之威令伸以有中興之功今宜依此考核其罪之輕
重以為之用事者為一等以受偽官遷職者為一等
以北面而臣事之者為一等其有致仕及曾乞致仕
而不許者猶有羞惡之心並與旌別至以忠義為賊
所殺如李若水等皆追贈而優卹其家則善者知勸
惡者知戒天下之士丕變矣近年以來士知利而不
知義故平居無事之時惟以保家謀身為得策一經



四夷無繫好
戰則亡大羊
侵辱不戰則
削軍士不直
抵黃龍府兩
宮何以生入
王門關乎

變故坐視君父如行路之人自非一振國威大變其
風天下未易理也議戰臣聞二帝三王皆有戰績
夫豈不欲坐致治安執勢有所不能也本朝藝宗太
宗削平僭亂混一區宇用兵不過十萬人而天下承
平垂二百年夷狄賓服外患不興豪俊銷亡內難不
作治既極矣兵亦隨廢至於近年有養兵之費無訓
兵之法有蓄兵之名無用兵之實軍政大壞故金人
因之以陵侮中國而致靖康之禍也夫秦晉齊魏
韓趙皆天下勁兵之地古之為國者得其一則足以
戰勝而霸諸侯今國家兼有之而每與金人戰望風

輒潰不能取勝則積威約之漸也方今當京邑殘破
二聖播遷之後國勢益弱士氣益衰而欲遽與之戰
正猶病人氣體未復而欲與壯士鬪必不可也昔周
用鄉遂之兵而無不勝漢用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
而制服四夷唐用府衛之兵而威振天下齊用管仲
之法而九合諸侯秦用商鞅之令而卒併六國然則
有天下國家者強兵戰勝之術槩可觀矣為今之計
莫若法鄉遂府衛之制而寓兵于農法羽林孤兒七
郡良家子而參以募兵改法更令信賞必罰以壯國
威以養士氣使之有勇而知方然後兵乃可用也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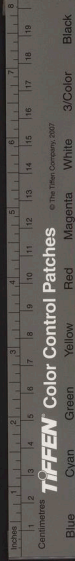
勾踐有會稽之耻。欲用其民。而五年休養。五年訓練。卒以報吳。今天下之廣。生齒之庶。休養訓練。當以三年為期。則戰可以得志矣。議守居山者。必高垣墻。固柴柵。以虞虎狼。居野者。必盛僮僕。厲甲兵。以防盜賊。夫金人虎狼盜賊也。曾不過為防虞之計。而裂地厚賂。以予之。譬猶割肉以啖虎狼。而欲止其搏噬。出財幣。畀盜賊。而欲止其侵陵。豈可得哉。臣所謂三年。然後為可用者。謂大舉以報今日之耻也。至於守備。當日為虞。害防患之計。夫金人既已得其所欲。挾二聖。卷六宮而北之矣。逼脇邦昌。使僭偽號。其意亦豈

果在邦昌哉。特迫於時。不得不歸。知天下之戴趙氏。必將有主。而陛下總兵於外。必為臣民之所推。故留此以為中國釁端也。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金人欲以力經營之。故其力之所及者。靡不悉取。而其力之所未及者。留釁以為異日之圖。今日守備之策。當以河北河東之地。建藩鎮。立豪傑。使自為守。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於沿淮沿江。置師府要郡。以控扼。修城池。備器械。屯兵聚糧。堅壁清野。教車戰。以禦其奔衝。習水戰。以擊其濟渡。使進無所掠。退不得歸。則其勢必不敢深入。至於陵邊隅。破城邑。則不能保其必



無也。但能備禦今冬，不至越軼，使國勢漸定，人心稍安，則自此得益修軍政，吾無患矣。議本政朝廷天下之大本也，政事法度於是乎出。故中書進擬門下審駁，尚書奉行，皆所以宣布天子之命令，使四方稟承焉。政出於一，則朝廷尊而天下安。政出於二三，則朝廷卑而天下危。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相之，而威令遂振。何哉？德裕知所本故也。其初為相，即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令紀綱咸自己出，故能削平僭偽，號為中興。自崇觀以來，政

出多門，閹宦恩倖，女謁皆得以干與朝政，所謂宰相者，保身固寵，不敢以為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非一朝一夕之積也。臣愚誠願陛下深思天下安危之本，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信任，監崇觀之失，以刷靖康之大耻。宗社生靈幸甚。議責成夫廢覈實之政，捨久任之法，而欲事功之成，雖堯舜有所不能。今以州縣之間，任一官，劾一職者，數改易之，猶不足以為治。况於朝廷之上，艱難多故之秋，而欲收功於旬月之間哉？以靖康一歲中考之，宰相易者五人，自知樞密院事，至簽書樞密院易者二十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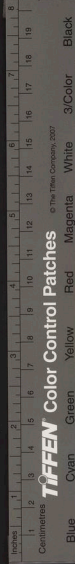
人宣撫制置使副易者十五人進退將帥大臣未有如是之速者是以措置施設議論取捨人各不同先後舛逆無所適從至其甚也大臣莫肯任事而坐觀勝負者攘臂於其間反為得策故其禍變不可勝道且以金人觀之自用兵以來其謀議任用之人亦嘗有所改易否乎所謂黏罕斡离不者皆握兵十餘年其威信足以用其眾而吾以驟進亟罷之將帥大臣當之宜乎不能取勝也陛下選任將帥大臣之際精加考擇得其人則久任而責成功勿為細故之所搖勿為小人之所間則天下之事庶乎可為也 議修

德國家新罹夷狄之禍百度多廢四方未寧乃天意民心去就之際伏望陛下日新盛德以感動之體堯之仁以覆民躬舜之智以察物卑宮室菲飲食以法大禹之儉遠聲色遺貨利以法成湯之明至於日昃不遑暇食如文王之憂勤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如武王之果毅豁達大度同漢高祖之用人聽言如流同唐太宗之納諫勿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勿以小累為無傷而弗去日慎一日新而又新思宗社之危而不忘之於寤寐思父兄之辱而欲見之於羹牆出於至誠悠久不息則天下民心自然感動以圖中興有不



不聽別造侯說以相浮動茲無他大抵只欲助賊張
皇聲勢且為我祖宗一統基業更不當顧藉直兩手
分付與賊虜耳嗟乎何不忠不義之甚也臣每思念
涕泗交下繼之以血此天地神明之所昭監臣恭惟
淵聖皇帝靖康之初信此和議俾賊大獲而歸去冬
與今春夏賊虜猖獗大臣柔邪諛佞蓄縮畏避者不
敢畧有拒抗語但詭譎為誠實包藏為智謀緘默為
沈鷲遂致二聖蒙塵后妃親王與無辜之人流離壯
士想陛下龍潛濟鄆嘗親聞見張邦昌耿南仲輩所
為也陛下入繼大統即將前主和議者竄之嶺外使

天下冤抑之氣一旦舒快自後臣竊聞陛下日與二
三大臣論思講畫必欲大雪我廟朝之耻激勸卒伍
勸率義士俾思勤絕以正夷夏不意陛下復聽姦邪
之語又浸漸望和迂回曲折為退走計臣願陛下試
一思之陛下初陟位何故以講和為非逐當時議臣
陛下近日又何故只信憑姦邪與賊虜為他日之畫
營繕金陵迎奉元祐太后仍遣省官迎奉太廟木主
棄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淮南陝右七路千百萬
生靈如蠹壤草芥略不顧恤此賊虜遣姦狡小醜假
作使偽楚為名來覘我大宋虛實臣見如是因納諫



狀與留守范納乞收賊虜奉使之入置之牢狴奏取
朝廷指揮庶激軍民士庶懷寃之心俾肯力戰仰贊
陛下再造王室中興大宋基業之意今却令遷置別
館優加待遇臣奉此詔命憂思涕泣心欲折死不知
二三大臣何為於賊虜情款如是之厚而於我國家
訐謾如是之薄臣每思京師人情物價漸如我祖宗
時若鑾駕一歸則再造之功與中興之烈必赫奕宏
大跨商周而越漢唐矣何姦邪之臣尚狃和議皇惑
聖聰伏望陛下察之臣之樸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
此我大宋興衰治亂之機也臣願陛下思之陛下果
以臣言為狂願盡賜梏削投之瘴烟遠惡之地以快
姦邪賊臣之心不勝痛憤激切之至臣籍藁闕下以
俟誅戮



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袵。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與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邪。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扒而卒無一驗。是

虜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難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可壯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



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
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
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
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
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
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
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
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
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
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

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
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
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
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
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
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
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
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
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
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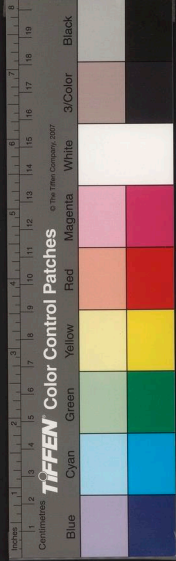
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崇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
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切謂秦檜孫近。亦
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
願斬三人頭。竿之葦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
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
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

論黃潛善汪伯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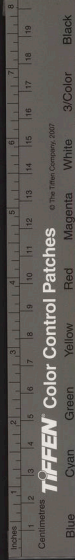
馬伸

潘可大曰馬伸不以富貴妻子為累得於所傳者正矣是以侃侃直言無所畏忌卒觸奸楮深怒

高宗即位。馬伸上疏曰。陛下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為
輔相。委任不復疑。然自入相以來。處事未嘗愜當物
情。遂使女真日強盜賊日熾。國本日蹙。威權日削。且
三鎮未服。汴都方危。前日遽下還都之詔。至於鑾輿
未能順動。其不謹詔命如此。草茅對策。不如式考官
罰金可矣。一日黜三舍人。乃取沈晦孫覲黃哲輩諸
群小以掌誥命。其黜陟不公如此。吳給張閻以言事
被逐。邵成章緣以上言遠竄。其壅塞言路如此。祖宗
舊制。諫官御史有關。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具名以進。



三省不敢預厥有深旨。近擬用臺諫。多取親舊。不過欲為已助。其毀法自恣如此。張慤宗澤許景衡。公忠有材。皆可任重。潛善伯彥忌之。沮抑至死。其妨功害能如此。或責以救焚拯溺之事。則曰難言。蓋謂陛下制之不能施設也。或問陳東之死。則曰不知。蓋謂事繇於陛下也。其過則稱君善。則稱己如此。呂源狂橫。陛下逐去。不數月。由郡守升發運。其彊狠自專如此。御營使雖王兵權。凡行在諸軍。皆其所統。潛善伯彥別置親兵。一千人。請給居處。優於衆兵。其務收軍情如此。廣市私恩。則多復祠官之闕。同惡相濟。則力庇王安中之罪。據其所為。豈不辜陛下倚任之重哉。陛下隱忍不肯斥逐。塗炭遺民。固已絕望。二聖還期。在何時耶。臣每念此。不如無生。歲月如流。時幾易失。望速罷潛善伯彥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蹠入留中。明日。改衛尉少卿。伸以論事不行。辭不拜。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of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樓迂齋評陳東為大學生以天下為己任乞誅六賊復李綱不避鈇鉞而精誠貫天地

乞復李綱舊職疏

陳東

臣等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者社稷之王也奮不顧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妬賢嫉善妨功害能者社稷之賊也陛下聰明英睿獨智旁燭賢邪判然天下戴以為社稷之主而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棡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然不疑拔綱於九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為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復罷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綱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綱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然一勝一負。兵家常勢。小勝固未足為喜。而小挫亦未足為辱。况示怯示彊。奇謀秋計。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臣等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見事有急。各陳乞親黨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身為大臣。不能以一家死社稷之難。其意

止欲倉卒之際。各保妻孥耳。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群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聞然騷動。弗安其居。若非綱為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為丘墟。生靈已遭魚肉。陛下將有棄宗廟社稷之名。賴聰明不惑。特從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舉手加額。仰嘆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執是宜邦彥等譖謗忌嫉。無所不至。臣等伏見邦彥等。享高爵厚祿。為日晷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肯發一言。以圖補報。至於王黼童貫蔡攸。共興北師。唯鄭居中力爭。以為不可輕舉。而王安中者。力贊其後。邦

彥等 畧不可否於其間實陰助黼以貽今日之禍
陛下新即寶位遽有變亂之虞邦彥等不引咎歸已
自求貶放而尚偃蹇固位忌賢嫉能陛下若聽其言
斥綱不用則宗社存亡未可知且虜人既和之後尚
敢縱兵肆掠屠我畿內大羊之性急則搖尾緩則跳
梁聞陛下任綱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
而邦彥等乃得藉口以沮成謀綱罷命一傳士大夫
失色兵民騷動至於流涕相吊咸謂不日為虜擒矣
則是陛下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
聞邦彥等尚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曾不知祖宗上

地得之甚難又况河壯實朝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鎮
實河北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鎮是棄河北若棄河北
則朝廷復可都大梁乎自真宗仁宗兩朝以來虜
蓋有割地之請矣朝廷寧屈已增幣以塞其款至於
土地一寸不肯與之今陛下即政之初邦彥等便欲
棄祖宗境土不知割與太原中山河間以壯十有餘
郡之後邦彥等能使虜人不復叛盟乎綱孤立無助
天下共知其可以大用臣等請為陛下言其一二頃
歲京師大水自宰相大臣下及百官爭占舟船或結
木棧為避水計獨綱慷慨為上言之至為姦臣譖逐



數羊不用前日邊報初至宰相骨肉盡皆出京獨綱
妻孥未嘗遷徙陛下方深顧北之憂而左右無一人
為陛下請行者綱獨奮然而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
見矣陛下何忍信朋邪之計而斥正人端士乎若綱
用兵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創開邊隙以貽今日之
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事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集輪
無還者朝廷曾不議賈之罪何綱小挫而加罪乎一
進一退在綱為輕在朝廷為甚重今日宗社安危在
此一舉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
付紳師道以闡外之事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為未足
取信試御樓呼耆老一問之呼軍民一問之呼行道
商旅一問之試咨有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綱可用
而邦彥等可斥也用舍之際陛下不可不審



忠以盡已之
心公以通天
下之心上臣
之盛軌也檢
何人斯足以
詔此

劾秦檜專主和議

黃龜年

時邊報王倫來歸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劾檜專主和
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上書曰臣聞一
言而盡事君之道曰忠罪莫大於欺君一言而盡輔
政之道曰公罪莫大於私已臣人者背公而徇私則
刑賞僭亂慮人主之照其姦則合黨締交相與比周
熒惑主聽故附下罔上之黨盛而威福之柄下移禍
有不可勝言者伏見秦檜還自金國陛下驟任不一
年而超至宰輔乃不顧國家盜威福在已欲永塞言
路書上檜罷併劾檜黨王暉王昞王守道皆罷之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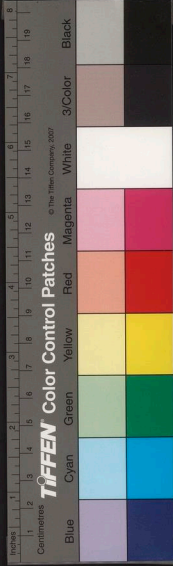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罷仍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洲太平觀政如故龜
年又奏曰此論秦檜徇私欺君合正典刑投諸裔土
以禦魑魅今乃任便居住雖陛下曲全大臣之禮柰
檜姦狀暴露復寵以儒學最上職名俾優游琳館聽
其自如律斷群盜必分首從為之從者皆已伏誅獨
置渠魁可乎又曰臣聞恩莫隆於父子義莫重於君
臣不義則後其君不仁則遺其親君親既然則何忌
憚而不為檜厚貌深情矯言偽行進迫君臣之勢陽
為面從退恃朋比之效陰謀阻格上不畏陛下中不
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議無忌憚如此欺君私已有

一即可黜况檜之欺與私顯著者為多乎章凡三上
遂褫檜職。

開禧追貶秦檜周南仲代草制云兵於五材誰能去
之首弛邊疆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忍忘君父之
讐又云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為墟誰任諸
人之責。



立瓊山曰宋
亡于張浚殺
岳飛沮李綱
身罹三敗奄
奄一宋氣息
幾何浚之心
誠忠而恨復
自用終釀禍
本

論遣使劄子

胡寅

庚以和惠宋 賧亦自愚張浚好先用罔崇安
胡寅諫高宗曰非浚誤國也

臣聞宰相張浚有論使事為兵家機權何辭遂行然
臣再三思慮未曉其說須至剖析聞於聰聽者粘罕
總師二十餘年破大遼弱我宋雖無遠略亦精於用
兵其事盡詭詐也今我之虛實彼豈不知尚須卑辭
執謙然後足以驕其心示弱屈服然後足以平其怒
乎此遣使之無益一也庚戌後不遣虜兵亦不來及
癸丑遣使則鈞引虜使入國熟視而去曾不旋踵淮
南之警奏至矣此遣使之無益二也前我所遣四輩



皆朝廷之選侍從之臣聞其入虜境晝夜驅虜略無
禮節及見粘罕坐受欺給匆匆而歸未嘗得其要領
也况何蘄一使臣其何能任覘國之事乎此遣使之
無益三也昔富弼之使也一言息南北百萬之兵可
謂偉矣使歸行賞遷進官職弼方以中國未能用兵
徒賴使人口舌下虜為莫大之耻終不屑受其識度
如此乃可辦國事今奉使者首先論其私事祈求恩
澤一不足意而後行所慮卑近與市井之人無異尚
能明目張膽不辱君命乎此遣使之無益四也萬一
虜賊臨以兵威肆其恐脇使人必不能就死則反以

我之情告之是自敗也死生之際唯烈士不懼曾謂
何蘄而能之乎此遣使之無益五也虜賊之所大欲
有無厭之心正使劉豫明日就亡今日亦必赴救而
况豫賊祈哀乞援秋高草熟來寇何疑此不待窺覘
自可坐照於一堂之上也此遣使之無益六也今淮
以壯劉豫自以為其封疆矣河之北粘罕自以為其
土宇矣使者之行豈能乘雲馭風徑至虜遊哉必渡
清河之阻經濁河之限然後能至也去冬下詔罪狀
劉豫明其為賊今豫肯實吾使人達之於虜哉臣恐
戎伐凡伯則有之矣此遣使之無益七也今我與虜



謀臣戰士鼓
之則奮當時
良將不以類
為和議性厚
四肢雖強而
心腹已潰亦
何能為

文正公集卷之五
之勢如兩家有沒世之怨。一弱一強。強者侵陵不休。弱者亦固其門墉。嚴其戒備。待時而動。庶能有濟。乃歆命一僕夫。啗以酒肉。悅以金帛。適足以重吾之弱。增彼之強而已。此遣使之無益八也。自古兵強馬衆。玩武不戢。而無自焚之變者。此五胡英傑。勤曜垂珪之所難也。粘罕好財貪色。克殘不義。特盜賊之靡耳。非有保國永世兼并天下之術也。度其勁兵壯者老。老者死。其馬之齒日已長矣。其謀臣志滿意得。沉酣乎子女。玉帛之間。不越數羊。必有禍敗。此易見也。萬一今久。黨助豫賊。時於一來。陛下申嚴將士。據大江

之險。以禦之。彼再而衰。三而竭。必矣。小小勝負。兵家之常。今未有兵交之形。而遽自納侮。以示畏恐。情見力屈。當反為所乘。非兵家形格勢禁之法。此遣使之無益九也。夫和人之心。迎合粘罕之意。為身謀而已。陛下寤寐賢才。日昃不倦。菲衣節食。卑宮室陋器。用以養戰士。固將父兄。據覆載不同之憤。雪滄溟不滌之耻也。若堅用和策。則謀臣解體。義士喪氣。將帥偷安。而卒伍叛散。以為無復有輸忠効智。建立功名之日。使和入自謂其說可用。如此。必有進為之漸。以國與人。取悅粘罕。大事去矣。此遣使之無益十也。獨有



一說使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為言耳然自建炎改元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知兩宮起居之狀警欬之音者况今歲月已久虜必重閱懼我知之今以虜為父兄之讎絕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有異聞在我理直易為處置若通而不絕則虜握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二帝所在一見慈顏宣達陛下孝思之念雖歲一遣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如其如艱梗悠邈必無可達之理乎臣聞善為國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正其大義不僥倖以為之漢高祖出關得董公之謀以

弒君計項羽後雖屢敗然項羽負不義之罪雖強必弱漢守其策不變終有天下然張良燒關舉卷虎之喻君子猶羞道之及劉先主諸葛武侯志在復漢目標為賊亦能三分鼎立至魏延出奇欲速孔明不求近功君子以為真以天下自任者古之英雄規模注措大抵如此三國崛起曾氏先據利勢蜀最後立豈以微弱之故卑下於操以苟存邪孟子曰君如彼何扒強為善而已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讎之義用賢才修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壯向更無他策儻或未可惟是堅守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議必恐不能為



宋朝以忠厚
立國然惟忠
厚每每為奸
佞把持故黨
一君子惟恐
其不亟而去
留頃惜若不
恐置之死地
者蓋有所以
激之也

至於何薛之行決湏取辱臣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

論吳玠莫儔徐秉哲

臣謹按吳玠莫儔徐秉哲等致身侍從偷生惜死奉女真之意將祖宗一百六十年神器泣涕來往交割與叛臣張邦昌為邦昌之臣行邦昌之政施施然自肆非不得已也怨在七廟天下仇之貸死投荒失刑甚矣猶萬冀一少紓公議者謂無前洗之理耳今乃節次用赦許令自便是教人使反覆賣國戕毀三綱豈撥亂反正之道乎昔者世衰道微暴行有作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孔子為此大懼而作春秋以俟後世有能舉行其法者其法謂何莫嚴於討賊矣陛下志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在春秋固將見諸行事。深切著明。况當艱難之時。逆臣僭竊。反面事之者。皆我臣庶。天下大變也。若不申著君臣之義。以立國政。則乾綱解紐。賊亂接迹。人欲放肆。天理淪滅。亦何所不至哉。所有吳升逐便指揮。下臣惶恐。不敢書行。

論治本

胡宏

星海曰一人
元良萬邦以
自宏當胡馬
尚牧之時不
言陶樂而首
動其良心誠
知本矣陸秀
夫曰書大學
章句勸講亦
微此意

宏上書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心官茫茫。莫知其鄉。若為知其體乎。有所不察。則不知矣。有所不慮。有所畏懼。則雖有能。知能察之良心。亦浸消亡。而不自知。此臣之大憂也。夫敵國據形勝之地。逆臣僭位於中原。牧馬駸駸。爭天下。臣不是懼。而以良心為大憂者。蓋良心充于一身。通於天地。宰制萬事。統攝億兆之本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亦有朝廷政事。不干於慮。便嬖智巧。不陳於前。妃嬪佳麗。不幸於左右時矣。陛下試於此時。沉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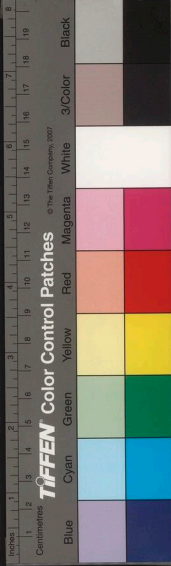
靜慮方今之世當陛下之身事孰為大乎孰為急乎必有歎然而餒惻然而痛坐起彷徨不能自安者則良心可察而言可信矣昔舜以匹夫為天子瞽瞍以匹夫為天子父受天下之眷豈不足以窮欲執而瞽瞍猶不悅自常情觀之舜可以免矣而舜戚然有憂之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徽宗皇帝身享天下之奉幾三十年欽宗皇帝生於深宮享乘輿之次以至為帝一旦切於讎敵遠遑窮蒼衣喪失司服之制飲食失膳夫之味居處失宮殿之安妃嬪之好動無威嚴辛苦匱隘其顛陛下加兵敵國心目睽睽猶饑

渴之於飲食庶幾一得生還父子兄弟相持而泣歡若平生引領東望九年於此矣夫以臣之踈賤念此痛心當食而嗑未嘗不投箸而起思欲有為况陛下當其任乎而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充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壯面讎敵陛下自念以此事親於舜何如也且群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貪高寵榮皆為身謀爾陛下乃信之以為必持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歸兩宮亦何誤耶萬世不磨之辱臣子必報之讎子孫之所以寢苦枕戈弗與共天下者也而陛下顧慮畏懼忘之



而不敢以為讎。臣下僭逆有明目張膽，顯為負販者，有協贊亂賊為之羽翰者，有依隨兩端，諛以中立自免者，而陛下顧慮畏懼，寬之不敢以為計。守此不改，是祖宗之靈終天暴露，無與復存也。父兄之身終天困辱，而求歸之望絕也。中原士民沒身塗炭，無所赴愬也。陛下念亦及此乎？王安石輕用已私，紛更法令，棄誠而懷詐，興利而忘義，尚功而悖道，人皆知安石廢祖宗法令，不知其并與祖宗之道廢之也。邪說既行，正論屏棄，故姦諛敢挾紹述之義，以逞其私。下誣君父，上欺祖宗，誣謗宣仁，廢遷隆祐，使我國家君臣

夫婦之間，頓生疵癘。三綱廢壞，神化之道泯然將滅。遂使敵國外橫，盜賊內訌，工師傷敗，中原陷沒，二聖遠栖於沙漠，皇輿僻寄於宋吳，冀冀萬姓未知攸底。禍至酷也。若猶習於因循，憚於更變，亡三綱之本性，昧神化之良能，上以利勢誘下，下以智術干上，是非由此不公，名實由此不核，賞罰由此失當，亂臣賊子由此得志。人紀由此不修，天下萬事，倒行逆施，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將何以異於先朝，求救禍亂而致昇平乎？末言陛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無堅定不易之誠。然陳東以直諫死於前，馬伸以正論死



於後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諛佞。何摧中正之易而
去姦邪之難也。此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中正之士。乃
陛下腹心耳目。柰何以天子之威。握億兆之命。乃不
能保全二三心腹耳目之臣。以自輔助。而令姦邪得
而殺之。於誰責而可乎。臣竊痛心。傷陛下威權之不
在已也。

辭宗政殿說書封事

朱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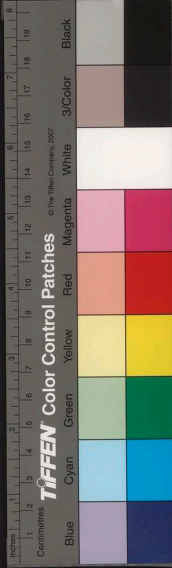
誠意正心之
說上所厭聞
而晦庵終不
負所學以欺
吾君其績誠
感動盡力扶
持誠至矣孝
宗之終不寤
何哉

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人之有重病。內自心腹外
達四肢。蓋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雖於起居飲食未
至有妨。然其危迫之證。深於醫者固已望之而走矣。
是必得如盧扁華佗之輩。授以神丹妙劑。為之前賜
滌胃。以去病根。然後可以幸於安全。如其不然。則病
日益深。而病者不覺其可寒心。殆非俗醫常藥之所
能及也。故臣前日之奏。輒引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之
語。意蓋為此。而其言有未盡也。然天下之事。所當言
者。不勝其衆。顧其序有未及者。臣不暇言。且獨以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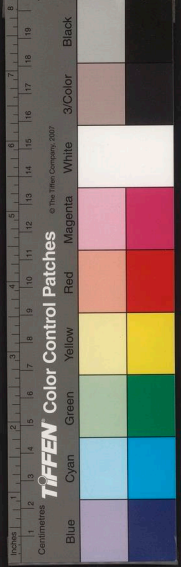
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深為陛下言之。蓋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臣請昧死而悉陳之。惟陛下留聽焉。臣輒以陛下之心。為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

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實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



天下大本國
家急務談之
悉矣乃不顧
左右之忌不
匿君心之隱
縷縷懇懇侃
侃烈烈非未
孝宗不能容

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
近臣僕御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
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
寵以忤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
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
群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
撓之患政事得以脩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
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
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
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
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
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
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
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
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官宦
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
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
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
之邃而凜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
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



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后世法程也陛下試以是而思之吾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視其影不覩其內而覘其外則爵賞之亂貨賂之流閭巷竊言又已不勝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之所以脩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徃者淵覲說扞之徒勢熖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者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

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獎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筵以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不當論况其有才適所以為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且如向來主管喪事欽奉几筵之命遠近傳聞無不竊笑臣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播於夷狄傳於後世且以陛下為何如主也縱有曲折如前日所以論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曉之耶刑餘小醜不比人類顧乃榮惑聖心虧損聖德以至此極而公卿大臣拱手熟視無一言以救其失臣之痛心始者



惟在於此。比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至其納財之塗。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於前日。亦嘗輒以面奏。而陛下諭臣以為誠當深察而痛懲之矣。退而始聞陛下比於環列之尹。已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已深察其弊。而無所待於人言。然猶未能明正其罪。而反寵以崇資巨鎮。使即便安。此曹無知。何所忌憚。况中外將帥。其不為此者。無幾。陛下亦未有推其類而悉去之也。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為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甚者採薪織屨。掇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塗。澤倚市門。以求食也。怨詈謗讟。悖逆絕理。至亦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是皆為將帥者。巧為名色。頭會箕歛。陰奪取其糧賜。以自封殖。而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彼此既饜足矣。然后示以薄少。號為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且幸陛下。一受其獻。則后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也。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



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為也哉據已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已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為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

於有私財陛下上為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克其大而自為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強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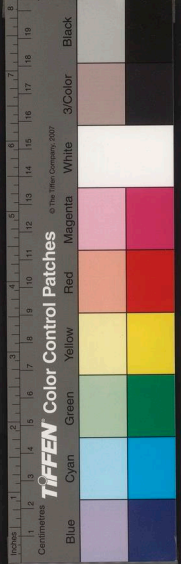
白
古
字
未
前
公
錄

文華正論卷十五

四百一十

自古言公私
一字未有凱
切如此者而
以內外及君
子小人分公
私尤人主易
流之弊

興漢室以亮忠智為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
深知時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
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
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
令而保姦回使內之罔出者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
立者常不足以勝乎其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
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隣敵之
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為國家者亦已
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
今日之事如不蚤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
一有所妨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謀
險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一有所礙乎此則善政必
不得立而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日來養成
禍根而貽燕之謀未遠輔相之職不脩紀綱壞於上
風俗壞於下民愁兵怨國勢日卑一旦猝有不虞臣
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
下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及汲汲皇皇而求
有以正之哉至於輔翼太子之說則臣前日所謂數
世之仁者蓋已徵發其端而未敢索言之也夫太子
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師傳保者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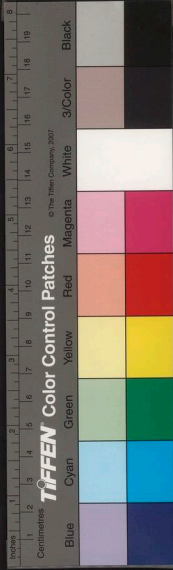
陛下聖學高明洞貫古今宜不待臣言而喻然臣竊怪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疎畧之甚也由前所謂而觀之豈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疎畧因是亦以是為當然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后宮寮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僂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間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閱理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難保氣習易汚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

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其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嘗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后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其選甚重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媒狎奇褻雜進之害此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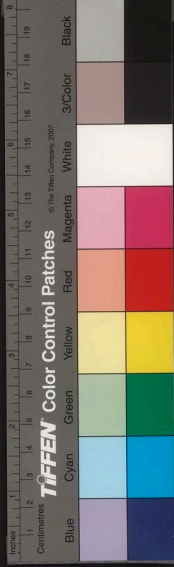
賈誼治安策
類此第彼
詳于世務而
畧于身心此
又詳於經濟

非細事矣。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宮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於此，而后通焉。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宜稍放六典親王之制，置傅友各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眾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為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屬已畧備矣。陛下又當以時召之，使侍從燕遊，從容啓迪。凡古先聖王正心脩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於永久而無窮矣。此今日急務之一也。至於選任大臣之說，則臣前所謂勞於求賢，而賢人不得用者，蓋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副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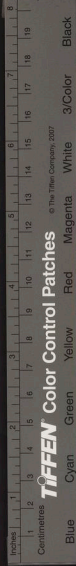
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實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甚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其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故以陛下之英明剖斷畧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魏徵之比顧常反得如秦檜晚羊之執政臺諫者而用

之彼以人臣竊國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發其姦也故專取此流以塞賢路蔽主心乃其勢之不得已者陛下尊居宸極威福自己亦何賴於此輩而乃與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聰明自壞其綱紀而使天下受其弊哉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之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為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求不失其窠坐資給如吏卒之為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脩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



等則惟有作姦欺植黨與納貨賂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十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列布於後以希次補者又已不過此等人矣蓋自其為臺諫為侍從而其選已如此其後又擇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則亦無怪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屬任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曰姑欲其無所害於吾之私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至於此哉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則庶幾乎得之矣蓋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達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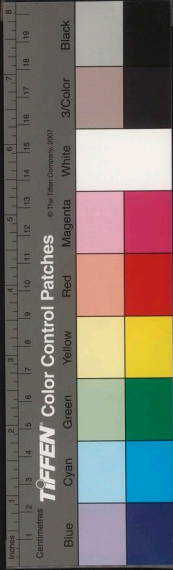
者之未重不為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為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陛下誠以此取之以此任之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此今日急務之二也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之說則臣前所謂動於立政而善政卒不得立者亦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心憂動願治不為不至豈不欲夫綱維之振風俗之美哉但以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間志趣卑污廉耻廢壞頹以為事理之當然而不思有以振勵矯革之也蓋明於內然後有以齊乎外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今



金珠脯醢奏
下效文上習
從由來非一

官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
乃得以窳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
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
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
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外庭之議
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而所以施
諸外者亦因是以擾吏民御史有言亦無行遣而或
反得超遷御史言及畿漕則名補卿列而實奪之權
其所言者則雖量加絀削而繼以進用從班之中賢
否尤雜至有終歲緘默不聞一言以裨聖聽者願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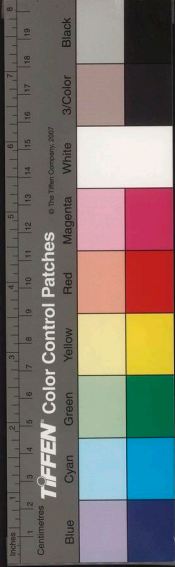
隨群逐隊排僂升補其桀黠者乃敢造飛語立橫議
如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凶焰反撓公議而從之
臺諫亦不敢以聞於陛下而請其罪陛下視此紀綱
為何如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振肅之耶綱紀不
振於上是以風俗頹敗于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
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
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
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向則
干塗萬輒經營計較必得而后已甚者以金珠為脯
醢以符券為詩文章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



日矣而今天
下尤甚非聖
天子不封不
靡躬茂廉德
之
呂能一旦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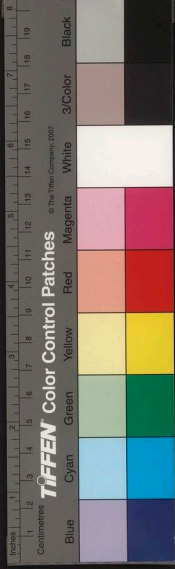
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說。一有劄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譏衆排。指為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聰。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擠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于衆。以為陛下當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仗節死義之士。

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為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仗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后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位。



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后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滅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消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真為伏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於或者之言也

雖以臣知陛下聖學高明識慮深遠決然不至有此議論然每念小人敢託聖訓以蓋其姦而其為害至於足以深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為過計之憂也陛下視此風俗為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變革之耶此今日急務之三四也至於愛養民力脩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生於私心之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帥也是數說者臣皆以極陳於前矣今請即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聞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叛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



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
催理者。撥還叛曹。其為說曰。內帑之積。將日備他日
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叛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
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三十餘年。
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
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叛曹不得簿書。勾考其存亡。
其日消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
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
言。執徒使叛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
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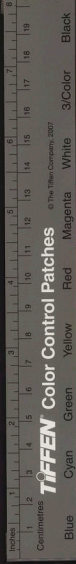
羊廩門評十
羊九牧自古
病之不惟病
于官其病民
尤急監司既
多未必皆賢
一失逢迎即
加勞考則下
民膏脂僅足
免往來裏索

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脇之。不
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
為賢。於是中外成風。競為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
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財賦。此民力所
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
椿之屬。尚未論也。其次則陛下所用之臺諫。不能擇
中外大吏。而惟徇私情之厚薄。所用之臺諫。不能公
行糾劾。而惟快己意之愛憎。是以監司郡守。多不得
人。而其賢者。或反以舉職業。忤臺諫。而遭斥逐也。至
於監司太多。而事權不歸於一。銓法雖密。而縣令未



嘗擇人則又其法之有未善者然其本正則此等不難區處其本未正則雖或舉此臣恐未見其益而反有害也又嘗即夫軍政之不脩而推之則臣聞日者諸將之求進也必先培植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伍堪任將帥然後具為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得人矣而豈知其借價輸錢以若晚唐之債帥哉只此一事有耳者無不聞有口者無不道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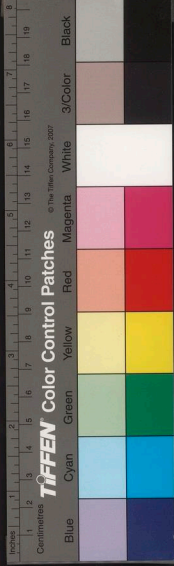
以其門戶幽深蹤跡詭秘故無路得以窺其交通之實狀是以雖或言之而陛下終不信也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次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其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固不知兵謀帥律之為何事而惟剋剝之是先交結之是圖矣陛下不知其然而猶望其脩明軍政激勸士卒以種國勢豈不誤哉然將帥之不得人非獨士卒之受其弊也推其為害之極則又有以及乎民者蓋將帥得人則尺籍嚴而儲蓄羨屯田立而漕運省今為將帥者如此則固



當時議之大
者乃在恢復
胸卷之畫不
言豈非以君
正無不定一
何有夷狄之
介之憂乎蓋
思以格君心
之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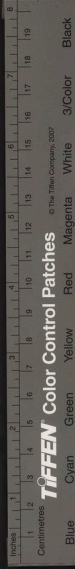
無望其肯核軍實而豐儲蓄矣。至於屯田則彼自營者尤所不顧。故朝廷不免別置使者以典治之。而兵屯之衆資其撥遣則又不免使參其務。然聞其占護軍人不肯募其願耕者以行。而強其不能者以往。至屯則偃蹇不耕。而反為民田之害。使者文吏其力蓋有所不能制者。是以陛下欲為之切而又不得成也。屯田不立。漕運煩費。諸州苗米。至或盡數起發。而無以供州兵之食。則加耗斛面之弊紛紛而起。而民益困矣。又凡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類。往往亦為供軍之故。而不可除。若屯田立而所資於諸路者減。則此

屬庶乎其皆可禁矣。今乃不然。則是置將之不善。而害足以及民也。凡此數者。根株深固。枝條廣闊。若不可以朝變而夕除者。然究其本。則亦在夫陛下之反諸身耳。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出私帑以歸叛曹矣。叛曹不至其闕。必能復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以寬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擇宰相以選牧守矣。擇臺諫以公刺舉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嚴宦官。兵將交通之禁。而以選將屬宰相矣。宰相誠得其人。則必能為陛下擇將帥。以作士氣。計軍實。廣屯田。以省漕運矣。上自朝廷。下達州縣。治民典軍之官。既皆



得人。然后明詔宰相議省監司之員。而精其選。重其責。又詔銓曹使。以縣之劇易。分為等差。而常切詢訪天下之官吏。能為縣者。不拘薦舉之有無。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以次補最劇之縣。果有治績。則優而進之。不勝其任。則絀而退之。凡州縣之間。無名非理之供。橫歛巧取之政。其大甚而可去者。可以漸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寬矣。至於屯田之利。則以臣愚見。當使大將募軍士。使者招遊民。各自為屯。不相牽制。其給授課督賞罰政令。各從本司。自為區處。軍中自有將校可使。不煩別置官吏。使者則聽其辟置。

官屬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備使令。又擇從官。通知兵農之務。兼得軍民之情者。一員為屯田使。總治兩司之政。而通其奏請。趣其應副。又以歲時按行。察其勤惰之實。以行誅賞。如此。則兩屯心競。各務其功。田事可成。漕運可省。而諸路無名之供。橫歛巧取之政。前日有不獲已。而未可盡去者。今亦可以悉禁。民力庶乎其益裕矣。此今日急務之五六也。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儉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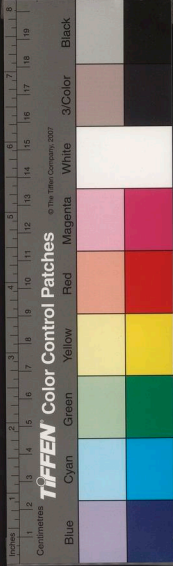
戊午讜議其
晦卷之不幸
乎不得與吾
君共面恢復
之策而私議
至和之非然
而檢黨諸臣
慙負天地亦
春秋遺意

至於不可為矣。

戊午讜議

讜議南渡諸臣爭和議也新安朱熹序誅檜之奸且痛其君之闇弱也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
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
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
為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爾然則有其君父不
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為臣子者所以痛憤怨疾
而求為之必報其讎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
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寢苦枕塊不與共天下也而
為之說者曰復讎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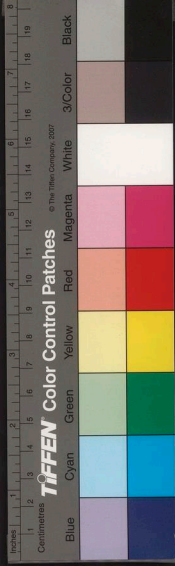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讎者蓋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兄之辱雖其間亦或為姦謀之所前卻而聖志益堅至於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已什八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自虜遊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懷却衆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仇敵之虜而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縉紳之間矣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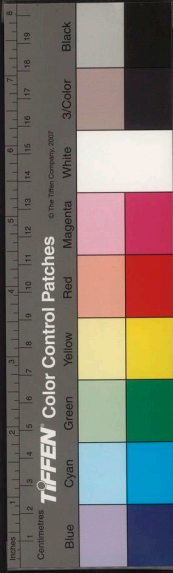
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願以亡讎忍辱為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為檜遊談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祭未之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讎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為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為讎人役之歎者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忘其疇昔之言屢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于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

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為安斯乃有識之士所謂長慮却顧而凜然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之不正也且若必以人之衆寡為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



姓之為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
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
其於世也。有明晦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頽壞廢
弛之餘。邪議四起。無復忌憚。而亦不能斬伐銷鑠。使
之無也。柰何不聽於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謂頑
鈍嗜利無耻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未能復
振。已墮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終亦未能
有所憑藉。以成安殫之勢也。今南北再權。中外無事。
迂愚左見。所謂萬世必報之讎者。固已無所復發。其
口矣。竊伏田間。不勝憤難。因讀魏元履所叙次戊午
謹議。為之慨然流涕。蓋傷其袖袂。自此始也。懷不能
已。姑論其始終梗槩如此。以發明元履所為叙次之
意。并以致草野孤臣。畢義願忠之誠謀國者。儻有取
焉。則猶足以裨廟謀之萬一。而非區區所敢望也。乾
道改元六月戊戌。新安朱熹序。

崔太史銑曰。朱氏感於孝宗而作也。孝宗有
雄志而亡。惟才誤於張浚而喪師。甘心叔姪
以奉夷南渡。名臣自趙鼎之外。亡足算也。士習
有竊位盜名者。自趙鼎之外。亡足算也。士習
大滴邦敵。靡定棄中原。安僻隅。正同東晉而
靜亂保境。又弗及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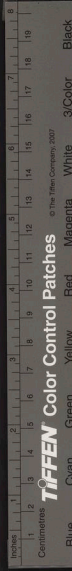


東萊之議類
夫之刺傷之
巧以殺申生
責士為士為
其肯服乎獨
私生于愛而
言愛莫如私
則不易之至
論也

之地地墳與犬大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注
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五年初晉侯使士為之二
耳奔蒲與屈不慎置薪焉公使讓之士為
公子築蒲與屈不感憂必讐焉無戎而城
稽首而對曰無喪而感憂必讐焉無戎而城
讐必保焉冠讐之保又何慎焉

晉殺其世子申生，孰殺之？士為殺之也。殺申生者，實
驪姬之譖。士為何與焉？士為開其隙，驪姬乘其隙也。
群公子之出於威莊者，豈他人哉？其尊者固不待言。
其卑者猶獻公之從父昆弟也。士為逢獻公之惡，反
覆詭詐，陷之於死地，使獻公屠其宗族，昆弟之間，既如此。
管略無慘，但不忍之意，其於宗族昆弟之間，既如此。

何獨難於其子乎？此所以來驪姬之譖也。對伯夷者，
不敢論賄賂，對比干者，不敢論阿諛，驪姬雖變，苟非
習見獻公之殘忍，亦豈一旦遽譖其三子哉？彼士為
憂申生之不得立，憂蒲屈之不可城，終日焦然，憂晉
憂之誠是也，抑不知造是禍者，果誰乎？驪姬之譖，即
襲吾前日譖富子之術也。屈蒲之城，即襲吾前日城
聚之術也。使我不唱之，彼烏得而和之？使我不先之，
彼烏得而繼之？是故開獻公殘忍之心者，士為也。教
驪姬離間之術者，亦士為也。已開則不可復閉，已教
則不可復悔，授賊以刃而禁其殺人，世寧有是理邪？



雖使一法吏敵是獄首士為而從驪姬也吾嘗考晉國之本末又知開禍端者非獨士為其所從來遠矣晉穆侯之二子長則文侯而威叔其季也而自威叔以來視文侯之子孫不啻寇讐必鋤其根而奪其國者不過欲啟子孫之業耳殊不知殺文侯之子孫是殺吾之子孫也吾私其子而殺其昆弟則吾之子亦私其子而殺其昆弟矣然則威莊之族雖曰獻公殺之其實威莊殺之也威莊親其子而讎昆弟一族之中分親與讎其私已甚及獻公親奚齊而讎申生又於諸子之中分親與讎可謂私之私矣私日勝則心

日狹當威莊殄滅文侯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吾子孫可以享無窮之利也豈自料害其子孫者乃吾子孫也當獻公殄滅威莊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申生可以享無窮之安也豈自料害申生者乃吾身邪嗚呼私生於愛而害愛者莫如私天下未有私而能愛者也獻公昔私申生至於盡滅威莊之族以除其禍愛之亦至矣曾未閱時嬖於驪姬遽移其愛於奚齊其為奚齊而殺申生即為申生而殺威莊之族者也向之愛申之心果何所在邪申生之愛既可移於奚齊則異時奚之愛亦可移而之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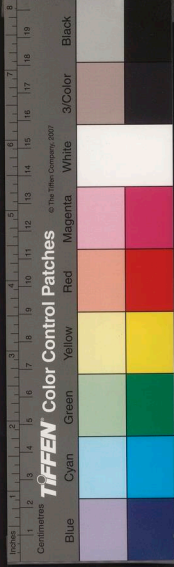


矣不惟昔之愛申生者不可保今之愛奚齊者亦未
可保矣然則徇私者豈能真所愛哉果出於真則必
不可移矣林向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天性之愛
豈外物所能移邪獻公苟能悟此愛之非真一念之
忠識天性之愛則本根枝葉與生俱生而不可離何
憂乎士蒞何憂乎驪姬哉。

論攘夷復讎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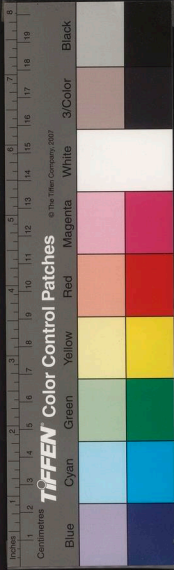
陳亮

亮又上書曰臣嘗嘆西周之末犬戎之禍蓋天地之
大變國家之深耻臣子之至痛也平王東遷以未使
其痛内切於心必將因臣子之憤藉晉鄭之勢以告
哀於天下之諸侯以大義責其與師以獎王室其不
至者天下共誅之則可以掃蕩犬戎洗國家之耻而
舒臣子之憤矣然后正紀綱脩法度親魯衛以和柔
中國命齊晉為方伯以糾合天下之諸侯文武之迹
可尋東周之業可興也今乃即安於洛邑雖周民賴
以粗安宗祀賴以不絕然使其臣子忘君父之大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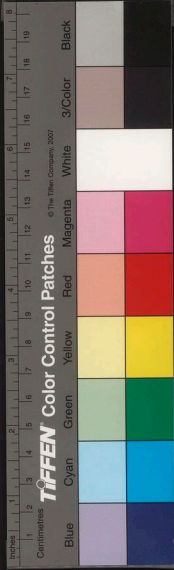


周平之於宋
高誠相符矣
然平特立于
晉文秦襄二
公者各自為
計未有以復
讎告之者宋
高之朝李媯
之徒紛紛欲
其勵志恢復
而不寤高不
如平矣

而置天下之諸侯於度外周之名號雖存而其實則
眇然一列國耳當平王在位之時世之君子尚意其
猶有待也及待之四十九年而士君子之望亦衰矣
天子之命令不足以制諸侯則其互相吞滅蓋其勢
之所必至也天下不明於復讎之義則其君臣父子
相賊殺習以為常而不之怪也孔子傷宗周之無主
痛人道之將絕而作春秋其書天王之義嚴矣書其
出入之地者示天王不可置中國於度外也書其有
所求者明天王之不可失其柄也其書討賊之義嚴
矣賊不討不書葬者明一國之無臣子也一人討賊
而以衆書者示夫人之皆可得而討也天子既不能
以保天下之民而一國各自有其民其君之有志於
民而閔兩者必書無志於民而不閔兩者必書土功
必書饑饉必書孔子之心未嘗不庶幾天下之民一
日之獲瘳也是君道之大端而聖人望天下興來世
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臣恭惟皇帝陛下勵志復讎不
肯即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而天下之經生
學士講先王之道者反不足以明陛下之心陛下篤
意恤民每遇水旱憂見顏色是有大德於天下也而
天下之才臣智士趨當世之務者又不足以明陛下



之意論恢復則曰脩德待時論富強則曰節用愛人
論治則曰正心論事則曰守法君以從諫務學為美
臣以識心見性為賢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舉一世謂
之正論而經生學士合為一辭以磨切陛下者也夫
豈知安一隅之地則不足以承天命忘君父之讎則
不足以立人道民窮兵疲而事不可已者不可以常
理論消息盈虛而與時偕行者不可以常法拘為天
下之正論而不足以明天下之大義宜其取輕於陛
下也論恢復則曰精間謀結豪望論富強則曰廣招
募括隱漏論治則曰立志論事則曰從權君以駕馭
籠絡為明臣以奮勵驅馳為取察事見情自許豪傑
舉一世謂之奇論而才臣智士合為一辭以撼動陛
下者也夫豈知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
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
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
兼天下之勇怯為天下之奇論而無取於辨天下之
大計此所以取疑於陛下者也三光五岳之氣分而
人才之高者止於如此經生學士既揆之以大義而
取輕才臣智士又權之以大計而取疑陛下始不知
所仗而有獨運四海之意矣故左右親信之臣又得



以窺意嚮而效忠款陛下喜其願指如意而士大夫亦喜其有言之易達也是以附會之風浸長而陛下之大權移矣尋常無過之人安然坐廟堂而秦使令陛下幸其易制無他而天下之人亦幸其苟安而無事也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為之志乖矣陛下勵志復讎有大功於社稷篤意恤民有大德於天下而卒不免籠絡小儒驅委庸人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此臣之所以不勝忠憤而齋沐裁書擇今者賢士而獻之門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為之畧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為之機務合於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八日待命而未有聞焉夫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使天下之言者越月踰時而后得報在安平無事之時猶且不可今者當陛下大有為之際陳天下之大義獻天下之大計而八日不得命焉臣恐天下之豪傑得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陛下積財養兵志在滅虜而不免與之通和以俟時固已不足以動天下之心矣故既和而聚財人反以為厲民既和而練兵人反以為動眾舉策造事反足以致人之疑議者惟其不明大義以示之



擇天下之有
可寄以察天
下之有所蔽
豈聖人設官
之初心哉聖
人以天下為
公初無所疑
于天下

而后大計不可得而立也苟又無益於臣之言則天
下愈不知所向矣張浚終始任事意無一功可論而
天下之童兒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為社稷之臣彼其
誓不與虜俱生百敗而不折者誠有以合於天人之
心也秦檜專權近二十餘年東南賴以無事而天下
之童兒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為國之賊彼其忘君父
之讎而置中國於度外者其違天人之心亦甚矣陛
下將以辦天下之大計而大義未足以震動天下亦
執事者之所當蚤正而預計也臣區區之心皆已具
之前書惟陛下財幸

論監司守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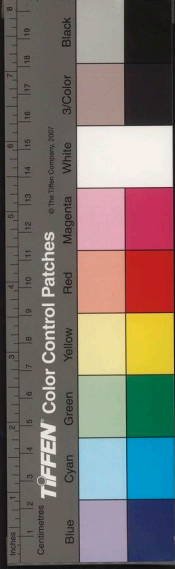
楊萬里

臣聞聖人之於天下惟其有所甚疑是故有所不疑
天下幾路一路幾州一州幾邑而聖人以一身臨乎
其上以百吏分乎其下夫所謂守令者豈郡龔黃而
縣卓魯者耶聖人者將遂以為吏皆能愛吾赤子而
吾民皆無疾苦愁嗟者耶欲不疑而不得也聖人則
有所不疑者矣蓋人不可以盡信亦不可以盡不信
盡信則天下之奸有所蔽盡不信則天下之人皆無
可寄者聖人者擇天下之有可寄以察天下之有所
蔽是故深居九重而見民之肥瘠於四海之外優游



岩廊而聞民之歌哭於太山長谷之間唐虞之牧西
京之部刺史唐之十道使今之提轉刺舉之監司皆
天子之所寄以不疑者雖然今之監司疑則不疑矣
無乃太不疑耶臣聞之先儒蘓軾曰養貓以去鼠不
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養犬以防奸不可以無奸
而養不吠之犬夫不捕不吠之貓犬不過無功而已
未有大害也然已在所不養今則不然貓與鼠同乳
而犬與盜搖尾矣豈望其止於不捕不吠而不可得
也朝廷亦嘗留意乎蓋監司之於州縣有所不敢問
有所不暇問有所不復問其郡之守嘗為侍從也則

監司幸其復為侍從而有所求其郡之守嘗為臺諫
也則監司懼其復為臺諫而有所擊至於縣令之與
在朝某官有姻有舊者皆不敢問民訴其守則執其
人封其辭以送其守民訴其令則下牒以與其令是
為守令報讎也守令從而甘心焉後有冤者夫誰敢
自言此之謂不敢問朝廷舊歲免和糴而江西之州
有因秋租而每斛敷和糴十之一者朝廷罷兵再歲
而舊歲江西之縣有督馬穀如星火者大旱不歲而
不末減饑民流徙而不知恤監司視之亦如秦越也
此之謂不暇問郡縣之胥馮守令之寵以暴吾民



潘可大曰濟
王之殺非理
宗之終也與
相類然武伯
以修德克蓋
前愆卒稱廢
聖理也不然
禍遂基亡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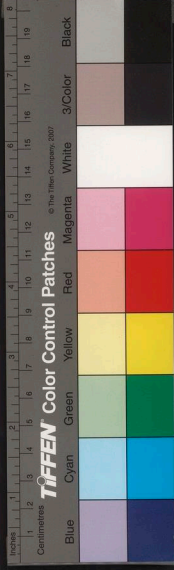
訴之者若拔山然蓋監司既庇其守令則併庇其言
此之謂不復問朝廷以監司為可信安知其不可信
聖人之為天下不使民有所怒而不洩則其怒有當
之者怒而不洩者惟無諫也一發則必極於大亂而
不可止若相之於監司蓋亦如唐開元之精擇採訪
使而又專責臺諫以督察之歲取其功罪之尤者明
著之以示天下而不次陞黜一二人焉以聳其懦臺
諫急則監司警監司警則郡縣肅庶幾民怒之少洩
不至於一旦如潰洪河決蟻壤也

上殿劄子

直德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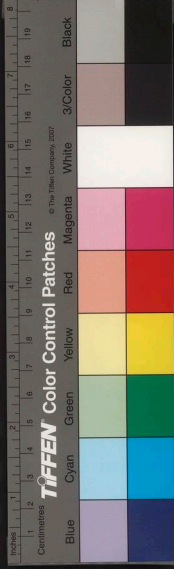
史彌遠患失位矯詔立理宗廢濟王已又殺之宋亡三綱矣建女真德秀樹其君之惡也

臣聞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焉三綱五常是也夫自高
卑奠位而大分已明帝降之衷而善性均有然維持
而主張之緊老師是賴故聖人者作躬行此道以標
的乎天下若臣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敬父子
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親夫婦之綱正於上而
天下皆知有別三者正而昆弟朋友之倫亦莫不正
凡使生人之類各有寧宇不相鬪暴賊殺者此唐虞
三代數聖人之功所以與天地同其大也夫所謂五



常者亦豈出乎三綱之外哉。父子之恩，即所謂仁。君臣之敬，即所謂義。夫婦之別，即所謂禮。智者知此而已。信者守此而已。未有三綱正而五常或虧，亦未有三綱廢而五常獨存者。嗚呼！是理也。其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歟。人而無此，則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則中夏而裔夷矣。臣嘗讀詩至六月之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矣。小雅之詩，財二十餘篇，而綱常之義略備。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者，賴此而已。而至於盡廢焉，是自為夷也。四夷交侵之禍，安得不以其類至乎。又嘗攷觀古昔，有當

衰微削弱之世，而綱常未至泯絕，猶足以僅存者，亦有治安彊盛之世，綱常弛卒至於大壞而不可救者。周自東遷，日以卑矣。然威文出力，以獎王室，則猶有君臣也。諸侯會盟，以定世子，則猶有長幼也。故能擁持虛器，尚數百年。晉氏之興，奄有吳蜀，再傳而至惠帝，可謂極盛矣。而陽德不副，陰慝內熾，讒巧交煽，國本遽搖。諸王跋扈，主威遂奪。三綱盡廢，而劉石之變興。唐之明皇，亦太平極治之日，而宮闈怙寵，黷亂天常。姦諛肆欺，潛竊國命。克邪造孽，狀本支三綱盡廢。而羯胡之難作，即晉唐之事，以驗序詩者之言。千



潘可大曰漢武表章六經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宋理宗重濂閩輕三綱而蔑棄其名未得其實

載相望若合符契有天下者柰何其不監哉惟我祖宗繼天立極其於事親教子之法正家睦族之道尊主御臣之方大抵根本仁義故先朝名臣或以為家法最善茲以為三代而下皆未之有猗歎休哉聖子神孫所當競保持而勿墜也恭惟陛下天啟欽明肇膺大寶此正端本澄源之時臣來自遠方竊聞朝野之論以謂陛下有承順太母之孝有憂憫元元之仁苟推是心何往非善獨不幸處天倫之變有未盡其道者雖棠華之愛方篤而布粟之謠遽興流聞四方所慎非淺夫一政之行一令之出苟乖於理害且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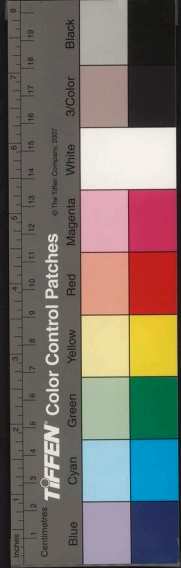
之綱常大端是謂人極人極不立國將柰何且民無常情惟上所導大學曰上老者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又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遜一國興遜蓋情雖無常而性則本善倡之則應作之則興故慈孝隆於上則下有忠順之風愛敬虧於上則下有陵犯之俗影響相從至為可畏伏惟陛下深懲往悔而思所以補過者焉夫天子之孝與臣庶不同陛下欲報先皇之大德則繼志述事所當先衰麻之數哭踊之節其次也欲報慈闈之至恩則先意承志者不可後脩脯之奉跪拜之恭其末也兢兢朝夕惟實德是充



惟大政是習使朝廷以治而宗社以安則子道脩矣
誦二南正始之詩而思異時之擇配者不可不謹玩
大易正家之義而思平居之反身者不可不嚴近而
九族必有以廣親睦之仁內而六宮必有以示肅雍
之化則家道正矣委任臣工者人君之大體躬親聽
斷者人君之大權二義並行初不相悖必使政令出
於公朝而絕多門之私威柄歸於王室而無倒持之
失則君道立矣子道脩者仁之本家道正者禮之源
而君道之立則又天下大義所由定陛下儻能明此
三者而行之一本於誠則不求感人而人自孚不求

正俗而俗自化姦雄不得為辭以動眾夷狄不得伺
隙以生心治安長久之計無越諸此

於陛下其屬為兄雲川之變未盡其道皆濟王
於黃臣所謂處天倫之變迫於羣虎前有
秦卹之迹後有罪捕之謀情實可考昔雍熙
恤諸子俱蒙遷擢乞下明詔考求雍熙故事
濟王雖亡子興城隘幽在陛下為之扶綱常
於既墜全恩義於已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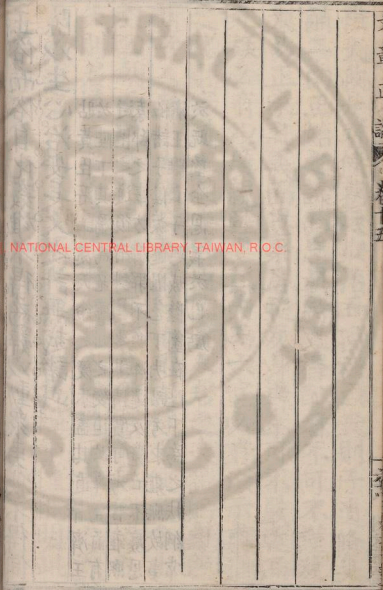


金之天亡宋
之幸也元之
天啟宋之憂
也然宋卒幸
其所當幸而
不知憂其所
可憂宋之自
亡人也天乎
何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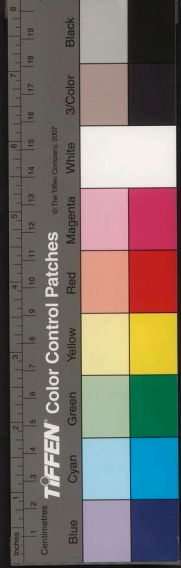
邊事狀

德秀啟其君之寔安也宋嘗幸邊之將亡而不虞金之張茲幸金之將亡而不虞元之張也舍滅亡奚遼焉

臣竊見金虜自失國南遷其勢日蹙比者韃靼與西夏并兵東出潼關深入許鄭虜遄危迫之狀見於偽詔所云近復傳聞敵兵攻圍都邑游騎布滿山東雖探報之辭不無同異要其大勢以河南數州僅存之地而抗西北二國方張之師加以群盜縱橫叛者四起土傾魚爛厥證具形括馬數糧公私並竭交鈔數萬僅博一餐危急如此不亡何待臣謹按國史女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叛遼在政和之四年其滅遼也在宣和之七年臣竊謂今日天下之勢無以異政宣之時陛下所以自治其國與外禦夷狄者亦當以政宣為鑒夫以皇皇鉅宋八葉重光至于政宣蓋太平極盛之日使朝廷之上知守成之惟艱無難之可畏惕焉戒懼以祈天永命為心親信仁賢脩舉德政則國勢屹然有泰山磐石之固雖百女真其何能為不幸燕安湛溺之餘紀綱蕩然無一足恃本根既撥枝葉從之於是女真得以逞其凶殘攻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劫遷我二聖荼毒我蒸民自開關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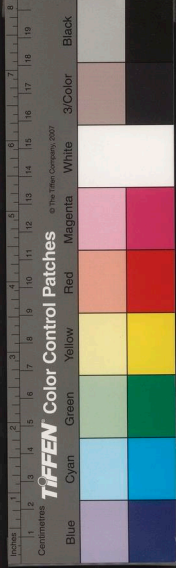
今將戒前車之覆永神堯之安其道非他願以政宣為鑑而已臣嘗妄論政宣致禍之由其目有十夫君臣相敕維是幾安朕肱不良萬事隳壞其在虞廷猶以為戒自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說王黼開雁奉享上之門專以淫侈蠱上心奢靡蠹國用土木之功窮極盛麗花石之貢毒逾東南甚至內遊曲宴出女樂以娛羣臣大臣入侍飾朱粉以供戲笑於是荒嬉無度而朝政大壞矣其失一也易曰師正夫人吉又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總師必得老成厚重之人用師必有節制訓齊之律反是則凶也自童貫高俅失主兵



政宣十失其
最在信任俊
官董忽天成
國必自毀而
後人毀之二
者自毀之道
也其和戰機
宜尤屬後者

柄教閱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陸級之法不行潰敗者
不誅而招以金帛死敵者不恤而誣以逃亡於是賞
罰無章而軍政大壞矣其失二也詩曰故天之怒無
敢戲豫故天之渝無敢馳驅自昔未聞簡忽天變而
無禰者政宣之世災異數見大星如月徐徐南行日
黯無光洶洶欲動赤氣犯斗水暈都城當時羣臣恬
不知警方且以怪孽為嘉祥變異為休徵此上不畏
天戒其失三也大舜之聖舍己從人成湯之德從諫
弗拂自昔未聞節非遂過而不亡者政宣之際以言
為諱張根論征欽之煩散官安置李綱論大水之變

遂請監征於是薦紳不敢言矣鄧肅以進詩諷諫屏
出大學朱夢說以昌言官寺竄斥池州於是布衣不
敢言矣鈴結成風馴致禰敗此下不血人言其失四
也夫君子在內其卦為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政宣
用事之臣專以毀忠忌賢為事凡累朝老成之望當
代鴻碩之材不以姦黨廢則以邪等斥不以曲學貶
則以異論逐排沮挫樞之餘舉國無君子矣雖欲久
安得乎其失五也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而難任人
蠻夷率服政宣之世京黼繼尸宰柄貫攸濫廁樞廷
具翽臺省布列館殿非歌頌詩書即膏梁子弟非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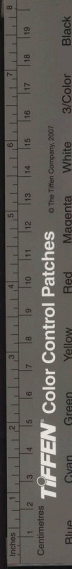
事閹尹。即翼附權臣。更引迭援。在廷皆小人矣。雖欲
勿危得乎。其失六也。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
謂民之父母。政宣小人。顛為蒙蔽。以欺上聽。劉法敗
死西陲。而童貫乃以捷聞。方臘破東南六郡。而王黼
匿不以告。郭藥師反。形已露。而邊臣掩覆於外。女真
尅期入寇。而大臣諱晦於中。上下相蒙。稔成大患。至
虜兵濟河。而朝廷猶未之覺。其失七也。書曰。民惟邦
本。本固邦寧。政宣小人。專務聚斂。以搖根本。朱勔以
貢奉擾浙右。李彥以括田困京東。蔡京改鹽鈔法。而
比屋歎愁。王黼創免夫錢。而諸路騷動。人不聊生。散

為盜賊。雖微夷狄。亦必有蕭牆之憂。其失八也。詩曰。
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古者以一士寢敵謀。片言折
外侮。政和初。遣使覘國。而童貫實行遠之。君臣相顧
竊笑。已有南朝無人之譏。北事既興。遂付戎律。以僕
隸之才。當元戎之任。節制不明。諸將無所稟畏。庸懦
不武。敵師得以馮陵。未幾。副之以蔡攸。易之以譚稹。其
為駑怯。又益甚焉。於是女真知中國之無人。而異志
興矣。此授任非材。其失九也。昔子產以蕞爾之鄭。崎
嶇疆國。間區區一環。宜無愛於晉。而子產則曰。大國
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



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卒不與。秦求地於趙，欲與之。虞卿曰：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用其計，而秦不能加。蓋有國者，不幸與疆敵為鄰，當有以服其心，而不當徇其欲。方女真與遼國交兵，雖能毋戰輟克，然視吾中國之尊，如高山大海，未易測。其雄深何敢遽有他志。不幸姦臣腐夫，希功寡謀，唯恐無以順適其意。彼方邀吾歲幣，則予以契丹舊數，而不辭。邀吾燕地稅賦，則予以銀絹百萬，而不靳。至於索犒師，則許以犒師。欲貸糧，則許以貸糧。一事方

肅而一事已生，前請未塞，而後請復起。一切順承，無敢或戾。而南牧之師，已侵尋於境上矣。蓋犬豕豺狼，本無饜足。徒知徇其欲，而無以服其心。其禍固應爾也。或者惟以納張葢結余覩為造孽之由，而不知召侮取輕，其漸非一。雖微結納之事，其能保盟約之不寒乎。此處置乖宜，其失十也。今陛下聖德清明，萬無此失。然臣獨怪一人憂勤恭儉，無媿仁祖之風，而羣臣盤樂怠傲，乃有宣和之習。東南民力耗於軍餉者十八，而士卒窮悴，常有不飽之嗟。災異頻仍，修省之實未覩。言路壅塞，諱直之士弗容。君子非不參用，而



區處待元之
策鑿鑿可行
惜元之終棄
宋人之智而
愚之覆轍也
得劉裳而在
衽之宜偶然

正論未嘗獲申。小人非不欲遠而謹諂，猶或得志蒙蔽之私，日熾聚斂之政，日滋此失未除。臣恐後之視今，猶今視昔也。雖然，臣外有司也，其於內事不敢盡言。獨請為陛下深陳，所以待夷狄者。臣觀鞭鞞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為隣，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蓋女真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猶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患，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為詞。假大義以見攻，女真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詞遣使，以觀吾之所答乎？從之則要索亡厭，豈能滿其溪壑之欲。

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黠虜之情必出於此。不可不豫圖所以應之也。自三數年來，謀國者不深惟長算，而切倖安囊者虜在燕幽。吾以歲時聘問，已非獲已。彼既播越而南，獨不可遷延其辭，俟復燕山然後王帛往來如故。迺使大宋臣子拜犬羊於祖宗殿廷之下，其誤一也。歲幣之弗遣，是矣。然不以還燕為詞，而諉曰漕之渠軋涸，使殘虜得以移文督責中原。豪傑聞之，寧不以寡謀見哂乎？其誤二也。並邊遺民，皆吾赤子，窮而歸我，當示綏懷。疆吏非人，唯知拒卻。固已絕中原之望。甚者視為盜賊，戮之焚之。上流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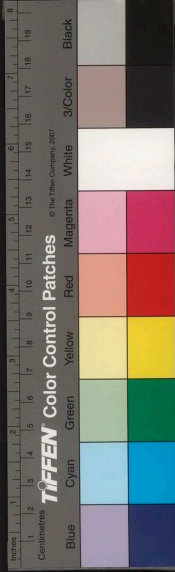


閩之臣明揭大榜。米者即行勦殺。西州總戎之帥殺程彥暉一家骨肉於黑谷山。秦隴之人莫不切齒。召鄰國之侮。開邊鄙之隙。結遺黎之怨。逆上帝之心。孰甚於此。其誤國三也。積此三誤。而吾國之威靈氣燄索然矣。漢昭烈有言。事會之來。寧有終極。夫誤於前者不可悔。而應於後者。猶可為所願朝廷。毋再誤而已。厥今庸人之論有二。不曰虜未遽亡。猶可倚為屏蔽。則曰中原方擾。未暇窺我江淮。凡此皆誤國之言。不可不察也。虜之必亡。無患智舉知之。臣不復重陳。若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蓋以羣醜並爭。莫能相

一。故吾江表得以媮旦夕之安。及符堅既滅。慕容旋起。吞晉之謀。元魏已併諸胡。遂萌飲江之志。今新虜鴟張。蓋有河朔。而楊劉群盜。又皆往往服從。臣恐與五胡角立之勢殊。未可為江左苟安之計也。或又以為安邊置所。儲待日豐。以此餌敵。何患不濟。臣竊謂不然。夫金縢遺虜。雖後世偃兵息民之權宜。然用之於國勢盛強之時。則足以示息。而不至於召侮。景德之事。是也用之於國勢委靡之時。則達以召侮。而不足示息。宣和之事。是也。儻不思自疆其國。而倚賂遺以幸一日之安。臣知其非策矣。昔孫氏以區區之吳。



而當強大之魏若未易為力者然其君臣相與策勳
遂能挫曹公虎狼之敵晉氏東遷至岌岌也徒以將
相有人處分得所卒能破符秦傾國之師今國家幅
負萬里貢賦雲集帶甲百萬江漢為池豈下於吳晉
者而中外有司忠誠憤激者少委靡頹惰者多一聞
赤白囊至則相顧失色不知所為少定則又帖然矣
國家平時不愛名器爵祿以寵士大夫一旦有急未
見有毅然以戮力王室自任者此臣之所以大懼也
夫天下之勢猶長江大河上流決潰下流必無獨寧
之理今京淮以北數百里間干戈搶攘戎馬雜襲正
如熊咆虎鬪近在藩垣之外而或者乃曰無預吾事
彼其中心實不謂然姑欲架漏目前攫取名器爵祿
而去至於宗社生靈之憂而使陛下獨當之耳彼羣
臣為一身計可也陛下為人子孫任九廟之託柰何
付安危於度外乎陛下誠欲尊國勢以弭外虞則政
宣之十失必當懲近日之三誤必當戒庸人之論必
當破自彊之計必當立至誠一心對越上帝廣謀兼
聽曲盡下情以收天人之心以合中外之助庶天下
事猶可為者若或上下悠悠養成深患機會浸失事
變日殊臣實未知其所終也



忠之所羨也。陛下胡併與激者之言而厭之邪。厭激者之言。則是將胥臣等而為容容唯唯之歸邪。然則臣將為激者歟。將為泛者歟。抑將遷就陛下之說而姑為不激不泛者歟。雖然。奉對大遲。而不激不泛者。固有之矣。臣於漢得一人焉。曰董仲舒。方武帝之策。仲舒也。慨然以欲聞大道之要。為問帝之求道。其心蓋甚銳矣。然道以大言。帝將求之。虛無渺冥之鄉也。使仲舒於此過言之。則激。淺言之。則泛。仲舒不激不泛。得一說曰。正心。武帝方將求之。虛無渺冥之鄉。仲舒乃告之以真實淺近之理。茲陛下所謂切至之論。

也。柰何武帝自恃其區區英明之資。超偉之識。謂其自足以凌跨六合。籠駕八表。而顧如此語。忽焉。仲舒以江都去。而武帝所與論道者。無有人矣。臣固嘗為武帝惜也。堂堂天朝。固非漢比。而臣之賢亦萬不及仲舒。然亦不敢激不敢泛。切於聖問之所謂道者。而得二說焉。以為陛下獻。陛下試采覽焉。一曰。重宰相以開公道之門。臣聞公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壅閉。所以昭蘊而滌決之者。宰相責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責。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三省樞密。謂之朝廷。天子所與謀大政出



世主不能正
心脩身轉移
天下類躬履
瑣觀簿書以
萬乘而為官
人使史之守
闕於大體甚
矣

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於中書昔人謂之斜封墨勅
非盛世事國初三省紀綱甚正中書造命門下審覆
尚書奉行官府之事無一不統於宰相是以李沆猶
得以焚立妃之詔王旦猶得以沮節度之除韓琦猶
得出空頭勅以逐內侍杜衍猶得封還內降以裁僥
倖蓋宰相之權尊則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今陛下
之所以為公道計者非不悉矣以黃緣戒外戚是以
公道責外戚也以裁制戒內司是以公道責內司也
以舍法用例戒羣臣是以公道責外廷也雷霆發於
星日燭幽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明然或謂此年以

來大連除授於義有所未安於法有所未便者悉以
聖旨行之不惟諸司陞補上瀆宸奎而統帥躡級開
職超遷亦以黃緣而得息澤矣不惟姦賊前洗上勞
渙汗而選人通籍姦胥道刑亦以鑽刺而拜寵命矣
甚至閭閻瑣屑之闕訟早隸猥賤之干求悉達內庭
盡由中降此何等蟣蝨事而陛下以身親之大臣幾
於為奉承風旨之官三省幾於為奉行文書之府臣
恐天下公道自此雍矣景祐間罷內降凡詔令皆由
中書樞密院仁宗之所以主張公道者如此今進言
者猶以事當閭出睿斷為說嗚呼此亦韓絳告仁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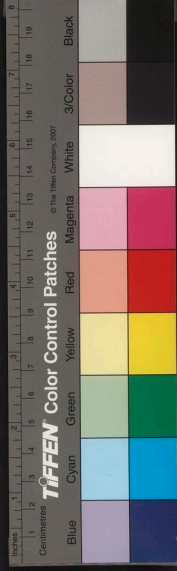
之辭也。朕固不憚自有處分。不如先盡大臣之慮而行之。仁祖之所以諭絳者。何說也。柰何復以絳之說。啟人主以奪中書之權。是何心哉。宣靖間。創御筆之令。蔡京坐東廊。專以奉行御筆為職。其後童貫梁師成用事。而天地為之分裂者數世。是可鑒矣。臣願陛下重宰相之權。正中書之體。凡內批必經由中書樞密院。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二曰。收君子以壽直道之脉。臣聞直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頽廢。所以光明而張主之者。君子責也。然扶直道者。君子之責。而主直道者。人君之事。人君而至於沮君子

之氣。則直道已矣。夫不直則道不見。君子者直道之倡也。直道一倡於君子。昔人謂之鳳鳴朝陽。以為清朝賀國朝。君子氣節大振。有魚頭參政。有鶻擊臺諫。有鐵面御史。軍國之事。無一不得言於君子。是以司馬光猶得以強守忠之姦。劉摯猶得以折李憲之橫。范祖禹猶得以罪宋用臣。張震猶得以擊龍大淵。曾覿。蓋君子之氣伸。則直道始有所附而行也。今陛下之所以為直道計者。非不至矣。月有供課。是以直道望諫官也。日有輪劄。是以直道望廷臣也。有轉對。有請對。有非時召對。是以直道望公卿百執事也。江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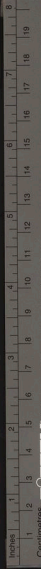


納汗山藪藏疾。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量。然茲謂比
年以來。外廷議論於已有所未協。於情有有所未忍者。
悉以聖意斷之。不惟言及乘輿。上動節貼。而小小予
奪。小小廢置。亦其寢罷不報矣。不惟事關廊廟。上煩
調停。而小小抨彈。小小糾劾。亦且宣諭不已矣。甚者
意涉區區之貂璫。論侵瑣瑣之姐姪。不恤公議。及出
諫臣。此何等狐鼠輩。而陛下以身庇之。御史至於采
和事之譏。臺吏至於重訖了之報。臣恐天下之直道
自此沮矣。康定間。歐陽脩以言事出。未幾即召以諫
院。至和間。唐介以言事貶。未幾即除以諫官。仁祖之

所以主直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臺諫之勢日橫
為疑。嗚呼。茲非富弼忠於仁祖之意也。弼傾身下士。
寧以宰相受臺諫風旨。弼之自處何如也。柰向不知
弼之意。反啟人君以嚴君子之言。是何心哉。元符間。
置看詳理訴所。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餘家。其後鄒
浩陳瓘去國。無一人敢為天下伸一喙者。是可鑒已。
臣願陛下壯正人之氣。養公論之鋒。凡以直言去者。
悉召之。于霜臺烏府中。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
社幸甚。蓋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自古帝王行道者。無先於此也。臣來自山林。有懷欲



吐陛下悵然疑吾道之迂遠且慨論乎古今功化之淺深證效之遲速而若有大不滿於今日者臣則以為非行道之罪也公道不在中書直道不在臺諫是以陛下行道用力處雖勞而未遽食道之報耳果使中書得以公道總政要臺諫得以直道糾官邪則陛下雖端冕凝旒於穆清之上所謂功化證效可以立見何至積三十餘年之工力而志勤道遠渺焉未有際邪臣始以不息二字為陛下勉終以公道直道為陛下獻陛下萬幾之暇儻於是而加三思則躋帝王秩漢唐由其階也已臣賦性踈愚不識忌諱握筆至此不自知其言之過於激亦不自知言之過於泛冒犯天威罪在不赦惟陛下留神臣謹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君子小人不能
兩用亦不能
並立真小人
人偽君子豈
真大快公論
扒了翁之為
庸深矣固其
殆尤不能保
其終而况輕
退扒

上理宗奏疏

魏了翁

臣猥以不佞自先帝龍飛親擢四十年間五叨聘召雖或去或就時義各異而其間最相似者侂冑既殛臣首被特招彌遠既終臣又膺嚴詔濞惟兩朝不凡之遇感深至泣所當倍道疾趨恪恭明命乃再辭而後入非敢緩也方嘉定號為更化取其當忤權要者者五人乃以道遠未至則背秋涉久事體已與前異於是楊輔除金陵劉光祖除襄陽皆自近畿而返范子長異節不得入對趙大全雖丞奉常旋遭論罷臣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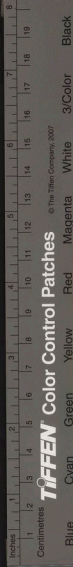
卒以固辭得請移守廣漢方改元更始之初海內拭目以觀太平豈謂一韓方覺又生一韓臣嘗身履其事者私自惟念臣實何人而常居更化召用之選故多憂易怖欲進還卻踰年而後造關者猶未免以嘉定疑端平也今得諸道路則所見之事固已不逮所聞嗚呼何治之日果不足以勝亂之時邪恭惟皇帝陛下以賢聖仁孝之及著無心而得天下以艱難險阻之備嘗小心以保天下凡古今治亂之變固已周知熟察而肯芒於霍光髮立於德裕韜光晦迹以行其所愧彌遠不恤也陛下有堯舜之資而彌遠事之

以漢魏叔季之主而操懿自為耳操專國二十五年以授其子丕司馬懿專國二十五年以授其子師昭及其孫炎今彌遠竊權之牟視操懿又過之雖以二子庸劣無丕炎之點未有以濟其無君之謀而凶類惡醜根株牽連彌雍弗蠲遺孽餘毒必復滋蔓則將有甚操懿者陛下獲操大柄雷霆之威日月之光搜聳發聳聲燭震灼近自杭婺常潤遠至閩廣巴蜀凡為權臣所厄者皆已收拾無遺雖臣獨被重譴之餘亦得以玷招采之末矣臣雖不能為時損益然再辭不獲命則亦昧於一來尚幾拭目新化之成而得諸



道路咸謂汴洛之師委寇資敵惠廣之寇蔽州連城
韉使求和虛實未保壯人內附情偽難明今日而徐
邳諸郡覆軍明日而建寧郡卒作亂蓋可怖可愕之
事時時有之至於禁旅不靜公私闔戶井邑罷肆不
圖輦轂之下而亦有此於是道謗市議者率謂群賢
日至正論日聞而事變乃爾莫不歸咎儒生徒能誦
說經義而於右德於國政絕未見絲毫之益雖館職
試言學校上書亦例疑經術為空虛無用之具夫道
謗市議小人之無識不足問也而學自孔氏者亦加
惻悔嗚呼是未知諸賢之心也詩曰靡哲不愚言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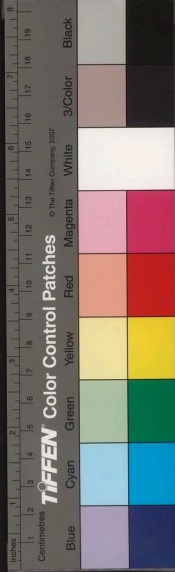
愚人之混俗而苟容也又曰善人載尸言如祭尸之
不言而坐食也若以是責諸賢雖亦有詞是豈知權
姦擅國之久無一不壞譬諸衣敝而生蟻虱木蠹而
生蟬蟻補紉培養此豈一旦夕之功而乃遽以四十
年積壞之事責衆君子於朞月之間亦為不知務矣
而况正論雖日聞而實未盡行賢才雖日至而實非
信任豈誠諸賢之過而必為歸咎之說者此小人之
情狀殆未可測也臣來自下土不知事體第以累朝
之事明之竊意今日之事必有乘間俟隙之人潛伏
於冥冥之中而人不察焉且元祐之治僅四年而浸



小人不能無
一得人名類
獲其得以為
長名子不能
無一失人名
類指其失以
為罪所以然
者唯譏人回
耳極構我一人

又章正論卷十五
改。又四羊而改紹聖者，安石之餘黨搖之也。建中靖
國之治，未半羊而逆，變又半羊而改崇寧者，京下之
餘黨移之也。檜死之後，暫正而逆已者，檜之黨如該
如高如思退諸人，蟠結如故也。侂胄虎而更化為具
文者，彌遠彌堅，固由韓姜以進，一時達官皆同類也。
今彌遠既斃，天開平治之基，所宜懲創紹聖崇寧之
失，堅疑元祐建中之治，則豈惟壽國家元氣之脉，亦
可以杜姦人窺伺之端，而朝廷之上牽於係累之私，
遲回顧畏，以生禍隙，遂使朋姦罔上之徒，旁緣事變
之來，譏笑善類，將以為援引權黨，撼搖國是之地。至

煩陛下慨然於舊弼之思，且漢文帝拊髀而嘆，無頗
牧、唐穆宗當饋而嘆，無蕭、曹。夫無頗牧，無蕭、曹，是誠
可嘆也。今何至乏才如是，而陛下直以漢文、唐穆之
嘆用之，凶狡貪暴之人，萬一聞之四方，則於聖哲知
人之鑒，亦不為無玷矣。而况觀人之法，亦視其所主
若所主者，寺人瘠環，是即瘠環之類也。豈有進不以
正，而可以當大事乎。陛下方為權臣所操，而不得伸
者十年，萬一信任匪人，又為所操，有如是錯所，謂日
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究於天下者，不
知天下後世以陛下為何如主也。臣被命於改元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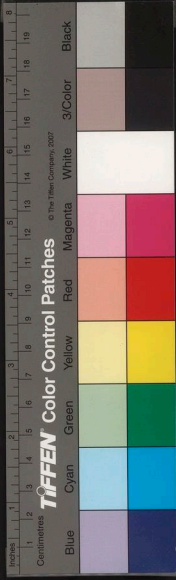
後綴名於衆正之列亦冀聖德日新治效日隆脫四十年韓吏濁亂之厄而自附於慶曆元祐之臣則臣之願也而豈欲為沸心逆耳之言以貽陛下之厭憚誠見陛下以上知之資開昇平之運天下望治者一竿有半而謂小人才於君子謂君子不才於小人夫才云者能為善之稱也故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則謂之才掩義隱賊毀信廢忠徼狼明德侵欲崇侈則謂之不才程頤堂言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蓋古人以德行為才本乎性情之正而有以克之此君子之才也

後世凶暴為才狃乎氣質之偏順而長之小人之才也君子之才可以開物成務小人之才至於敗國喪身幾微之間安可不察今陛下以委任之才而掣然有感使出於一時之忿憤而不得其正則忿憤之平也猶可反諸正若遂執此見以為觀人之法使此曹得志則必引其儕類以紛亂衆事如呂惠卿之覆王安石蔡京之逐韓忠彥雖於受知受舉之地且不暇恤而何有於同列於是時也賢者必相攜持而去凡粗有知識者亦皆懷懼乎有危亡之憂矣乃者侍從臺諫聞無一言僅有給舍論列亦未有所施行乃因



其自陳而姑聽之愛護存全若將有待誠恐宿根未
翦一旦發見則必如章惇蔡京始焉恤公論而強從
終必逐諸賢而後用臣竊有深憂焉今陛下並建二
相必將進退人物一新中外之觀聽此正君子小人
消長之機天下國家安危之候天理人心去留之日
臣願亟軫宸慮與二三大臣察人心邪正之實推世
變倚仗之機必知贊御之易於移人必惟公論之不
可不恤念忠忱謹實者雖無目前速效之可見而決
無反覆難信之憂凶狡貪暴者雖有一時逢迎之可
悅決有包藏不測之患書曰天位艱於德惟治否德
亂惟陛下思患而豫防焉臣以譴逐之餘誠不自意
再望清光惓惓憂國之忠裝懷積臆將為陛下歷歷
言之獨念進退人物乃治忽安危之幾用敢不避狂
僭輒以是為群言之首雖攘臂當虎為士所笑然懲
羨吹齏臣實耻之惟陛下幸赦其愚





正氣歌

正氣歌

文天祥

予因北遊坐一土室廣八尺暖可四尋
 氣低小白間短絮汗下而幽時當此暇月
 泥半朝蒸漚歷瀾時動為土氣乍晴暴陰
 道四塞時則為日氣墜陳馮人時則為米
 則為火氣倉腐寄垣陳馮人時則為米
 駢肩雜遝腥汗垢陳馮人時則為米
 臭暴殛或腐腥惡氣雜出時則為穢氣
 數氣當之二者鮮不為厲而子以孱弱俯
 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
 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我善養吾浩然之
 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
 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舍和吐明庭。

李七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在秦張良椎在漢蘧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
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
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
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
三綱實係命道義為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
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
陰房闐鬼火春院闕天黑牛驪同一皁鷄棲鳳凰食
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

嗟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
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戒心悲蒼天曷有極
哲人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文宋瑞指南錄為或人賦云悠悠成敗百手中笑着
柯山局未終金馬勝遊成舊雨銅駝遺恨付西風黑
頭爾自誇江總冷齒人能說楮公龍首黃扉真一夢
夢回何面見江東



肝膽忠孝心
事如青天白
言意思悽慘
詞婉切可
與出師陳情
二表爭先也
讀之而不涕
泗者其人必
不忠孝矣

張子惠詩云
此去好憑三
寸舌再來不
值一文錢滿

上程御史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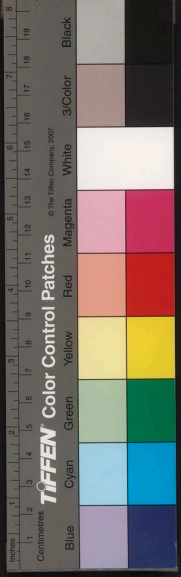
謝枋得

十月朔日丁憂人謝枋得稽顙再拜。奉書于雪樓御
史中丞相公執事。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
欠一死。其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罪
大惡極。獲譴于天。天不勦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為命
先妣。以今年二月二十六日考終。於正寢。某自今無
意人間事矣。禮曰。傷於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
葬。某幼讀此書。何知其苦。乃今身履之。而後痛楚不
能禁。某三十一而入仕。五十一而休官。平生實歷。不
滿八月。俸祿無一毫歸家養親。已不可言孝矣。惟願

宋史謝枋得傳
枋得字不害
常州晉江人
少知書
枋得字不害
常州晉江人
少知書
枋得字不害
常州晉江人
少知書

上程御史書

謝枋得



子曰天祥之
急于死為君
死為親而亦
所以為君

勉送死或可以少贖前過親喪在淺土貧不能禮葬
苦塊餘息心死形存小兒傳到郡縣公文乃知大元
欲求至誠無偽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之才
執事薦士凡三十賤姓名亦玷其中執事將降旨督
郡縣以禮聘召有願應詔者以資幣厚遣乘傳上京
弓旌招賢輪帛迎士此禮不見於天下久矣豈非清
明一盛事乎有志經世者孰不興起惜乎求異才而
及其非其人非其人貽笑於天下取譏於後世非大
元夢卜求賢之初意也揚善者順天薦賢者報國執
事為君謀亦忠矣自燕京至上饒五千里當執事薦

士時豈知其有母之喪哀經之服不可入公門草土
之衝不可徹殿陛姓名不祥者不可辱古靈薦藁也
稽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
教天下之孝也解官持服在大元制典尤嚴自伊尹
傳說之後三千年間山林匹夫辭烟霞而依日月者
亦多矣未聞有冒哀匿服而膺幣聘者傳曰求忠臣
必於孝子之門為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盡忠於國
者未之有也為人君不教人以孝而能得人之忠者
亦未之有也其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背
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為不孝莫大焉大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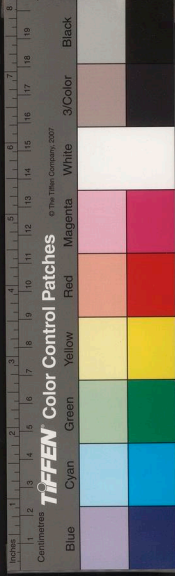
以道德仁義治天下。取士必忠孝。人有不葬其親而
急於得君者。人心何在。天理何在。非聖君賢相所忍
聞也。且夫至誠無偽。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
三代而下。真足當此選者。惟諸葛孔明一人。孔明居
隆中。執事生古郢。皆荆楚奇才也。孔明未遇時。立心
制行。必有大過人者。襄陽耆舊能言之。此執事所熟
聞。亦執事所願學。今天下果有人物。髣髴孔明者乎。
其斯人應斯詔。固世道之福。亦儒道之幸。光岳之氣。
久裂者。未全。六經之道。久微者。未昌。疊八絃羅六合。
以求才。老者怯而不可用。壯者狂而不可信。少者未

成丁而不可得。姑取古人善士。以和光同塵。當饋可
無思。拊髀可無歎。野史記之曰。甚哉上下之相蒙也。
此豈大元所樂哉。此豈執事所願哉。語曰。人豈不自
知。其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
車猶能言之。况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某之至愚。
極闇。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當執事薦士時。特不
知其有母之喪耳。倘知之。必不以不祥姓名。瀆旒冕。
執事豈不聞前朝之事乎。淳祐甲辰。丞相史嵩之父
沒。天子詔起復。嵩之雖不來。大學生叫閭闔而攻之。
其詞曰。天子當為國家扶綱常。為天地立人極。奪情



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忠公元杰上疏。主正論。力勸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喪。人心天理不可泯滅。此嵩之所以壽終。吾宋之所以幸存三十年也。咸淳甲戌而後。不復有禮法矣。賈似道起復為平章。文天祥起復為閫帥。徐直方起復為尚書。陳宜中起復為宰相。劉黼起復為執政。饒信斗笏穿窬之徒。鑽刺起復。不可勝數。三綱四維。一旦斷絕。此生靈所以為肉為血。宋之所以暴亡。不可救也。豈非後車之明鑒乎。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匪其人。而狃大元求才之意。其不可進。不以禮

而誤執事。知人之明。不待智者而知之矣。為人子。止於孝。為人臣。止於忠。其不能為忠臣。猶願為孝子。傳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執事能亮某之心。使某幸而免不孝之名。是成我者之恩。與生我者等也。某家在弋陽。執事僑寓盱江。相望二百餘里。當徒跣以謝門墻。惟服色悽慘。不可以謁達。官貴人敢以書白于侍御者。語曰。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執事豈不聞某為江南一愚直人乎。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可欺。某所以發露真情。而不暇文飾其辭者。亦恃執事必知已也。不備某稽顙再拜。



此書議論慷慨
思委曲直以巢由光
夷齊自任真
可以愧天下
萬世之為臣
不忠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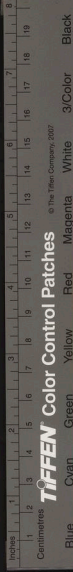
與魏參政書

九月吉日。前宋逋播臣大元游民謝某。謚齋沐頓首
致書于大參政公閣下。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逋
臣。只欠一死。上天降才。其生也有日。其死也有時。某
願一死全節。久矣。所恨時未至耳。大元慈仁。如天不
妄殺一忠臣。義士。雖曰文天祥。被姦民誣告。而枉死
後。乘冤狀。明白姦民。亦正典刑。其待亡國之逋臣。可
謂厚矣。其雖至愚極闇。豈不知恩。所以寧為民不為
官者。忠臣不仕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天地間常道
也。有伊尹之道。有伊尹之志。則何事非君。何使非民。



若伯夷柳下惠則自知不能為伊尹。決不敢學伊尹矣。自丙戌程御史樓雪將隆旨宣喚之後。今第五次蒙大元以禮招徠。上有堯舜。下有巢由。上有成湯。下有隨光。上有周武。下有夷齊。其所以效虞人之死。而不往。願學夷齊之死。而不仕者。正欲使天下萬世。知大元之量。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能使謝某不失臣節。視死如歸也。茲蒙大叅相公拘管周先生道院。日夜勞動錄事司吏卒十餘人。及坊正屋主監守。豈不憂其之逃走耶。某是男兒。死即死耳。不可為不義屈。何必逃走。大叅相公憂慮亦大勞矣。先民有言。慷

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其茲蒙大叅相公縲絏。而到大都。以縲絏見留。忠齋諸公。且問諸公。容一謝某。聽其為大元開民於大元治道。何損。殺一謝某。成其為大元。上帝監觀。必有報應。諸公自無面目立於天地間。其母喪未葬。據禮經不可除服。只當縲絏見公。卿凶服不可入君門。大元有命。當歷薦江南官吏貪酷。生靈愁苦之狀。作萬羊書。獻陛下。一聽進退。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某書中第一義也。某自九月十一日。離嘉禾。即不食煙火。今則并勺水一果不入。



曰矣。惟願速死。與周夷齊、漢龔勝同垂青史。可以愧天下萬世為臣不忠者。茲蒙頒賜。仰見禮士之盛心。其聞之。食人之粟者。當分人之憂。衣人之衣者。當任人之勞。乘人之車者。當載人之難。其既以死自處。度此生不能報答恩遇矣。義不敢拜受。所有鈞翰堂餽事件。盡交還來。使回納使帑。外郎又傳鈞旨云。欲訪問某何事。其初志亦願效一得之愚。今則決不敢矣。魯有公甫文伯死。其母改妾不哭。室老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夫。其母曰。孔子聖人也。再逐於魯。而此子不能從。今其死也。未聞有長者來。內人皆行哭失聲。閨中自殺者二。此子也。必於婦人厚而於長者薄也。吾所以不哭。君子曰。此言出於母之口。不害其為賢母也。若出於婦人之口。則不免為妬婦矣。言一也。所居之位異。則人心變矣。其義不出仕者也。今雖有忠謀奇計。則人必以為妬婦矣。恐徒為天下所笑。惟相度容之。干冒鈞嚴。不勝悚慄。



潘可大曰戎
祖命徐達
進元帝至紅
羅山亦遇角

耶律中書輔政

宋子真

楚材一書生暴夷敬而使其言必信之至也
為中國存及也長子真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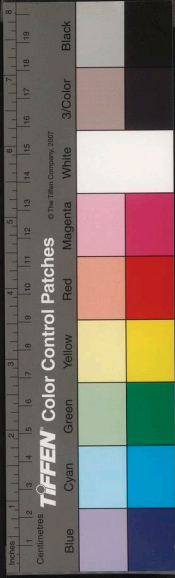
公諱楚材字晉卿遼之裔也元太祖召用之語之曰
遼與金為世讎吾以為汝報之公曰臣父祖以來皆
北面事之既為臣子不敢懷二心讎君父夏人常八
斤以治弓見用乃詫公曰本朝尚武而公欲以文治
左矣答曰治弓尚用弓匠豈治天下不用治天下匠
邪上出征得一獸公曰此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
是惡殺之象上天遣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
人命實陛下亡疆之福上即日班師丙戌靈武下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將爭掠子女財帛。公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所活幾萬人。太宗即位。諸國來朝者。多冒禁應死。公言陛下新登大位。願亡汚白道子從之。夷俗以白為吉也。天下新定。所在長吏皆得自專。生殺少忤意。則刀鋸隨之。至有金室被戮。襪不遺者。公首奏禁絕。太祖西征。後倉府亡斗粟。尺帛中使別送。等僉言。雖得漢人亡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長茂。以為牧地。公即前曰。天下之廣且富。何求不得。但不為耳。何名亡用。因奏地稅。商稅。酒醋鹽。山澤之利。一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疋。粟四

十萬石。上令公為之。乃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皆用儒者。極天下之選。因時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以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治。諸路長吏兼領軍民錢穀。肆為不法。公奏長吏專理民事。萬戶總軍政。課稅所掌錢穀。不相統攝。遂為定制。權貴不能平。長吏石抹咸得不激怒。皇叔專使奏公。專用南朝舊人。且渠親屬在彼。恐有異志。誣構百端。必欲置之死地。事連諸執政。同列股栗。咎之曰。何必更張。計必有今敗。公曰。自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戒為之。果獲罪。不以累公。上知誣公。遂其來使。月餘。咸得不被訟。上命公治



潘可大曰楚材豈聚欽之徒將以生人也必數十萬

稅生數百萬人所助于好生之德非小術與衆孔之術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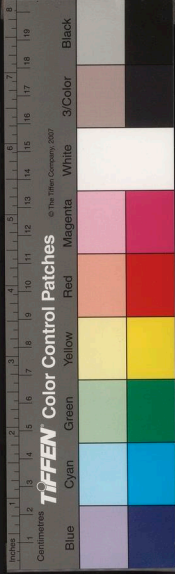
之公曰此人倨傲亡禮狎近群小易以招誘今方有事南方諸侯他日治之上謂侍臣曰君子人也汝曹效之八月上之雲中諸路所貢銀絹米穀籍陳於前悉符元奏之數上曰卿不離朕左右何以能使錢穀流入南國復有卿比者乎公曰臣最不才故留於燕耳即日授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中貴奏撥戶一萬為采鍊金銀栽種蒲萄等戶公曰太祖有旨山後百姓與本國人同兵賦所出緩急得用將河南殘民貸而不誅可充此役且實山後之地從之壬辰車駕至河南詔陝洛秦虢等州山林洞穴逃匿之人若迎軍米

降與免殺戮或謂此輩緩復資敵悉可誅公奏給旗百面各歸已降之郡所活不可勝計國制敵人拒命矢石一戮則殺亡赦汴京將陷大將來言此城相抗日久請屠之公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亡民將焉用上疑未決復奏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室之家皆聚城中殺之則一亡所得是徒勞也上詔除完顏一族外皆免後取淮漢諸城作定制焉河南初破被俘虜者聞大軍北還逃去者十八九詔傳留逃民及給食者俱死一家犯金餘皆連坐由是百姓惶駭雖父子兄弟



被俘者不相顧逃民踣死道路公進言曰十餘年間存撫百姓以其有用也若勝負未分慮涉攜貳今敵國已破去將安往豈有因一俘罪數百人乎上停其禁金亡秦鞏十餘州不下公奏此皆吾通人故畏死力戰宜許以不殺遂開門出降上議割裂州郡分賜諸王貴戚為湯沐邑公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為恩上曰已許公曰若樹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歛差可久也是歲始定天下每戶出絲一斤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與所賜之家上田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

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銀一萬四十斤為永額朝臣皆謂太輕公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已為重矣太原路課稅使副以賊聞上讓公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皆善人何故有此輩公曰君父臣子之教豈歛陷之不義或時有之有國家者必由三綱五常如天之有日月星辰也豈可因一人有罪而廢萬世常行之道邪初公所定稅額歲銀一萬定河南平人口滋息增至二萬二千定回鶻安天合倒身事公求進公雖加獎借不能如望即奔鎮海百計行間首引回鶻撲買稅額增至四萬四千定公曰再增亦可不



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民窮為盜。非國之福。近侍左右皆為所啗。上亦惑之。公爭論。聲色俱厲。卒不能奪。乃嘆曰。撲買之利興。必有躡迹。而纂其後者。民自是大困窮矣。公以身徇天下之急。每陳利病休戚。辭氣懇懇不已。上曰。汝又欲為百姓哭邪。宋子真曰。元承大亂之後。天綱絕。地軸折。人理滅。所謂更造夫婦。肇有父子者。加以南北之政相戾。諸國用臣之事。言語移向不同。公以書生。孤立廟廊之上。而欲行其所學。難矣哉。幸賴天子之明。言從計行。故奮袂直前。力任之而不顧。然見之設施。十亡二三。天下固被其賜矣。

非公不知人之類何如也。



立國五事

河內許衡告世祖也為中國脩藝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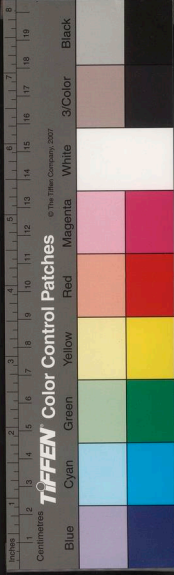
許衡

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疎不意虛名偶塵聖聽陛下好
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自甲寅至今十有
三年凡八被詔肯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面奉
德音叮嚀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昏愚荷陛
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裨益萬分孟子以
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放孔子謂以道事
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寬
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小補云其一



曰自古立國皆有規模循而行之則治功可期否則
心疑目眩變易分更未見其可也昔子產相衰周之
鄭國孔明治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終身由之而堂
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說而妄為之執考之前代北方
之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
最多他不能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然可考使
國家而居朔漠則無事論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
夫陸行宜車水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
漢食熱反之則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之當行漢法
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動舊一旦驅之下世臣僕

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其難者竊嘗思之寒之
與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
而暑積有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
然是亦積之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
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堅
守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則致治之功庶
幾可成矣二曰中書之務不勝其煩然其大要在用
人立法二者而已矣近而譬之髮之在首不以手理
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
而用櫛與匕是即手之為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然



用人立法治
之大端夷狄
嗜利無遠孟
其所以能控
御哉中國靡
服戎夏人皆
中國人導之
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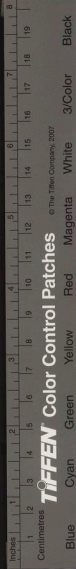
人之賢否未知其詳固不可得而遽用也然或已知其孰為君子孰為小人而復患得患失莫敢進退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久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為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獨星官為能步虧蝕之數者誠以得其法故也古人有言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必因先王之道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為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之成法反可違邪其亦弗思甚矣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於

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夫立法用人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任者當給奉以養其廉未仕者當寬立條格俾就叙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以察汚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至於貴冢之世襲品官之任子版籍之數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其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此蓋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是以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者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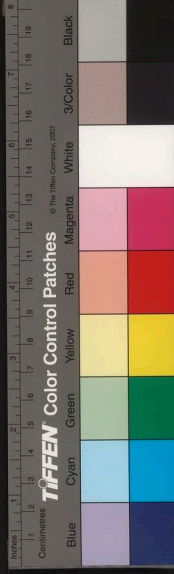
之也。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為。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為者矣。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為臣之難，臣已告之安世矣。至為君之難，尤陛下所當留意也。臣請言其切而要者。夫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出其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行一不妄語七年而後成。夫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眾也，同列之臣，不過數十人而止耳，而言猶若此。況天下之大，兆命之眾，事有萬變，日有萬機，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故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

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無所持循，奸人因以為弊，天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故也。苟從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凡一言一動，必求其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柰何為人上者，多樂舒肆為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為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為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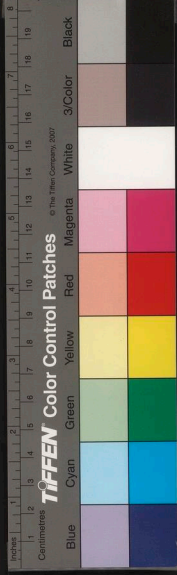
合無間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
言身欲動而動又安肯兢兢業業以脩身為本一言
一動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而又難於
天下之人也人之情偽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
知此特係夫人之險易者然也然又有衆寡之分焉
寡則易知衆則難知故在上者難於知下而在下者
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
不見欺也難矣昔包拯到嚴峭直號為明察然一小
吏而能欺之夫拯一京尹耳其見欺於人不過誤一
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操予奪進退賞罰

生殺之權不幸見欺則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其害有
不可勝既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
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
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
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而誑譽之使愛
本無可憎也。而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
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予者未必為有功奪者未必為
有罪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
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
尚可防邪大抵人君以知人為貴以用人為急用得



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耻之人耳。彼挾其詐術，干蹊萬徑，以盡君心，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夫賢者以公為心，以愛為心，不為利回，不為勢屈，直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政，天下被其澤，其於人國重固如此也。夫賢者遭時不遇，務自韜晦，世固未易知也。雖或知之，而無所援引，則人君無由知也。人君知之，然召之命之，况如廝養賢者有不屑也。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然而言不見用，賢者不處也。或用其言也，而復使小人參之，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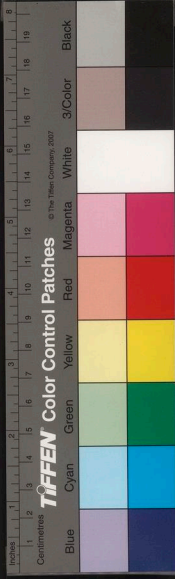
亦豈肯尸位素餐，以取譏於天下哉！此特難進者也。而又有難合者焉。人君處崇高之地，大抵樂聞人過而不樂於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恒難合。况夫奸邪佞倖，醜正而惡直，肆為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其庶事得其正，而天下被其澤邪！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耳。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猶戒之，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後世人主，宜如何也。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為心也險，其



知其賢而不能去奸
而不能用去奸
害甚于不知
自古治日少
亂日多蓋為
此也

困術也。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其諂似恭。其訐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務以窺人君之喜憂。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諂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亦已難矣。雖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也。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惑人。猶如此者。可不畏哉。夫。上以誠愛下。則下以忠報上。感應之理然也。然考之往昔。有不可

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民。啟又能啟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則萬姓仇怨而去。者。何邪。漢高帝起布衣。天下影從。滎陽之難。紀信室。捐生以赴急。則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謀反者。又向邪。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啓愛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皆類此也。夫人君有位之初。既出美言。而告天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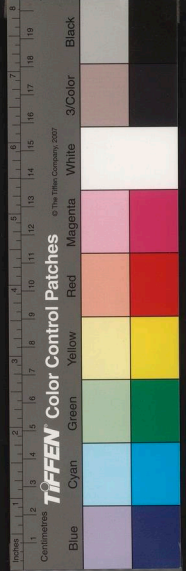
既而實不能副。故怨生焉。等人臣耳。無大相遠。人君持以己之私。而厚一人。則其薄者已疾之矣。况於薄有功而厚有罪。人得不怒於心邪。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一言一動。舉可以為天下之法。一賞一罰。舉可以合天下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山崩地震。未易處數。是以小則有旱水之災。大則有亂亡之應。非徒然而已也。而文景克承天心。一以養民為務。今幸勸農桑。明羊減田租。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

也。臣竊見前羊秋字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為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為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為下民。故孟子謂民為重。君為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其變已生。其象已著。乖戾之幾已萌。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此六者。以難之目也。舉其要。則脩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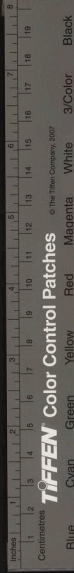


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為治。萬不能也。其四曰。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夫天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峻德。至於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於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贊堯舜之實也。臣嘗復熟推攸思之。又思參之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才可使勝。國勢可使重。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歛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毆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課之種藝。懇諭而督行之。十年之後。倉府之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而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洒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和下睦。又非今日之比矣。二

不合。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才可使勝。國勢可使重。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歛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毆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課之種藝。懇諭而督行之。十年之後。倉府之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而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洒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和下睦。又非今日之比矣。二



者之行。萬目斯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也。其五曰。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則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為工商。則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夫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耻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為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尚退讓。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審也。夫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而遽喜怒之色。見于貌。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其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而後怒。先怒而後喜。號令數變。喜怒不節之故也。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是以號令簡而無悔。則無不中節矣。夫數變不可也。數失信尤不可也。周幽無道。故不恤此。今無此。何苦使人之不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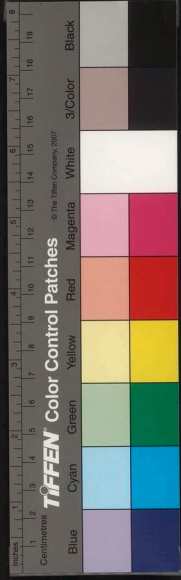


太極者理而已矣易有太極陰陽之謂也必欲假名設象惑及昧

無極太極說

吳草廬

太極者何也曰道也道而稱之曰太極何也曰假借之辭也道不可名也故假借可名之器以名之也以其天地萬物之所共由也則名之曰道道者大路也假借而為稱者也真實無妄曰誠全體自然曰天主宰造化曰帝妙用不測曰神付與萬物曰命物受以生曰性得此性曰德具於心曰神天地萬物之統會曰太極道也理也誠也天也帝也神也命也性也德也仁也太極也名雖不同其實一也極屋棟之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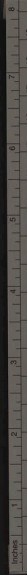
屋之脊標曰棟。就一屋而言。惟脊標至高。至上無以加之。故曰極。而凡物之統會處。因假借其義。而名為極焉。辰極皇極之類是也。道者。天地萬物之統會。至尊至貴。無以加者。故以假借屋棟之名。而稱之曰極也。然則何以謂之太曰。太之為言大之至甚也。夫屋極者。屋棟為一屋之極。而已辰極者。北辰為天體之極而已。皇極者。人君一身為天下衆人之極而已。以至設官為民之極。京師為四方之極。皆不過指一物一處而言也。道者。天地萬物之極也。雖假借極之一字。強為稱。而曾何足以擬議其髣髴哉。故又盡其辭。

而曰太極者。蓋曰。此極乃甚大之極。非若一物一處之極也。然彼一物一處之極。極之小者耳。此天地萬物之極。極之至大者也。故曰太極。邵子曰。道為太極。太祖問曰。何物最大。荅者曰。道理最大。其斯之謂歟。然則何以謂之無極。曰。道與天地萬物之體。而無體。謂之太極。而非有一物在一處。可得而指名之也。故曰無極。易曰。神無方。易無體。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歟。然則無極而太極。何也。曰。屋極。辰極。皇極。民極。四方之極。凡物之號為極者。皆有可得而指名者也。是則有所謂極也。道也者。無形無象。無可



文章正論卷之十五終

執著雖稱曰極而無所謂極也。雖無所謂極而實為
天地萬物之極故曰無極而太極。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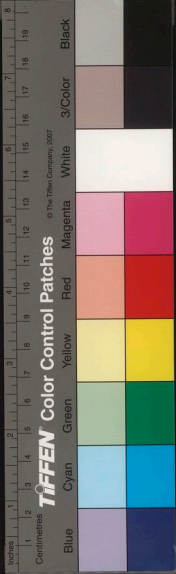
White

3/Color

Black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文章止論

卷之十六 續論左國文

臧哀伯諫納郕鼎

狐偃冀芮託國議

晉楚城濮之戰

呂相絕秦

魏絳和戎

郵無正論墨培

伍舉論章華之臺

申無字執干闥

穆公任孟明

季文子論出晉僕

桓公伯諸侯

復國議

晉楚鄢陵之戰

悼公初政

辭樂

莊王不為京觀

白公子張諫靈王

聲子復椒舉

論善與馬

管使反侵

晉文公曰本末

趙宣子論伐宋

子產獻捷

叔向賀宣子憂貧

子革規楚靈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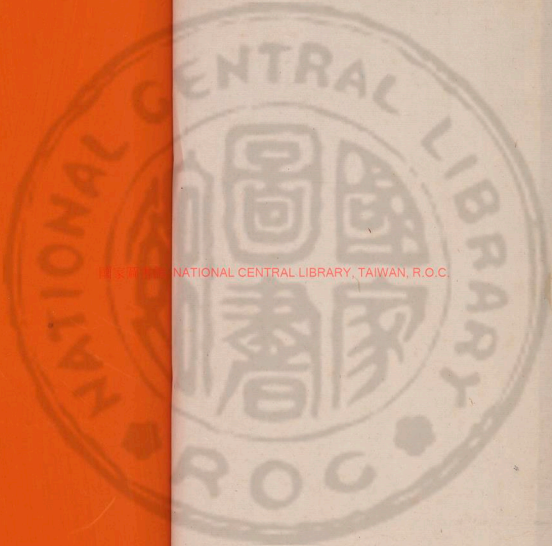
蓬荜驪諫辱晉使

昭王賞辭

國立中央研究院圖書館藏



309.189 v.1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弑君之賊春
秋所不容執
常法况可安
其賂而彰寵
賂乎臧孫之
諛誠行當無
獲三家之僭



文章緒論卷之十六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祐選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東萊徐圖校

臧哀伯諫納郕鼎 左傳桓公二年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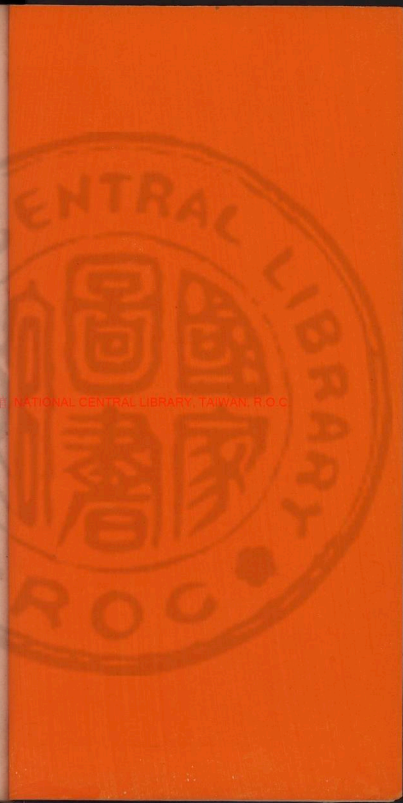
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

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郕大

鼎賂公郕國所造器也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

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

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猶懼



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
父還觀苔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
為凶德夫苔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
竊寶王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
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
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黼黻禱
戴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父篤誠天
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
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
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

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王后土以揆
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
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
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
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
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
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
生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
謂之橛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
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于貨賄侵





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歛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饗餐舜臣克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饗餐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克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季文子論妾與馬國語

望海曰孔子云禮與其奢也寧儉儉固奢之反禮之本也文子居相位而妾與馬如冕為誠篤實君子矣攻子服始諫之而卒化之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仲孫它魯孟獻子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愛吝也華文子曰吾亦願之願華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以為國光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孟獻子亡之仲孫茂也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子服即馬籛不過稂莠籛莠也稂莠也無實

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齊師伐我桓公以魯公莊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
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謀與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
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
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
加也必以信無虛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
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忠之一端可以
一戰上思利民則戰則請從公與之乘兵車戰于長
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
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

曹劌敗齊師 左傳莊公十年

庶人者菴食
卿大夫者王
食天子者王
食其食漸豐
賦其責任漸
重食人之食
而可以不要
人之憂乎

公而卒於
太子昭公
昭公之卒
也天下
皆曰昭公
之卒也
昭公之卒
也天下
皆曰昭公
之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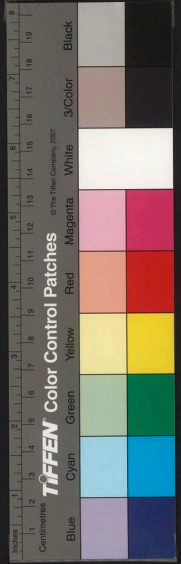
六 限武三可全



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胡氏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善之詞。而疆場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陣。德已衰矣。而以詐謀取勝乎。

桓公霸諸侯圖語

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于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刺令支。斬孤竹。而南歸也。擊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為載。陳其牲為載。書加于性。上而已。不鞅血也。以約誓于上下。庶神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翟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設。泚。乘桴濟河。編木曰泚。小泚曰桴。至于石抗。懸車束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夏。大行。辟耳。拘夏。皆山谿。險處。故懸其車束其馬。以度。西服汜沙。西吳南城。周。叔桓公使仲孫湫徵諸侯。戍周而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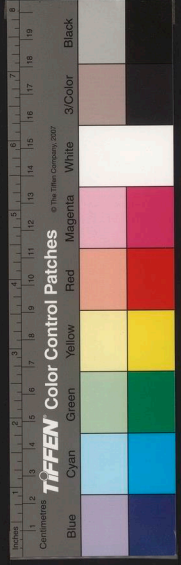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九經之一曰
 勝諸侯是自
 曰君道宜然必
 結之以信示
 之以武是假
 而巳矣

文
 之反昨于絳使隰朋立晉 嶽濱諸侯莫不來服而大
 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 以平宋亂會于北杏以
 會于鄆以救鄭會于榘以遷乘車之會三以謀伐楚
 杞會于鹹以謀郕會于淮以明五禁會于葵丘以謀伐楚
 以定王世子會于首止諸侯甲不解纍纍所以 兵不
 解解所以 殺無功殺 服無矢服 隱武事行文
 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謀寧 葵丘之會天子王 使宰孔
 致胙于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于文武使孔致胙
 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平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
 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
 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承

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為天子羞遂
 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大路諸
 之車龍旂畫交龍於終也正幅為終旁屬為旒渠門
 赤旗名兩旗所建以為軍門若今之牙門也赤旂大
 旂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
 亂二君殺死慶父通於夫人哀姜哀姜欲立國絕無
 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使高侯將南陽 翟人攻邢
 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選數 翟人
 攻衛衛人出廬于曹懿公戰死衛人東徙渡 桓公城
 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天
 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為已動也



是故諸侯歸之璧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
 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罷不用也
 也馬也縷纂以為奉秦藉王之藻也縷纂以縷織纂
 以馬也縷纂不用絲取易供也纂織文也
 鹿皮四个諸侯之使垂囊而入緇載而歸故拘之以
 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
 聽其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
 約束諸侯多與已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為動者為之動
 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譚遠而不有也戚譚戚遂諸侯
 稱寬焉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市譏而不征以
 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苑惠廣也築葵茲旻負夏領釜丘

塞四以禦戎翟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
 美與杜丘關四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
 大成定三革甲冑隱五月外劍牙朝服以濟河而無
 怵惕焉載矢文事勝矣是故大國慚愧小國附協唯能用
 管夷吾晏戚隱明寶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仲之始及侵
地沽義名耳
後之滅國者
不一所得倍
于所反而曹
子一歛不得
已而信之仲
之術窮矣

管子使反侵地國語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勝
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隣國。桓
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
疆。無受其資。而重為之皮幣。以驟聘。覲於諸侯。以安
四隣。則四隣之國。親我矣。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
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
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視其上下之所好。
玩好物貴。則其國
奢物賤。則其國
偷。其國
主供
欵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堂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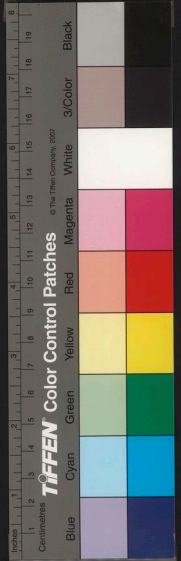


戎狄無親自
 言託之重耳
 早託齊楚反
 國不尤易乎
 何至周旋十
 九年而普國
 受患懷之禍
 向使天不假
 手托為無謀

潛二使海於有敵似海渠弭於有渚渠弭禪海也水
 環山於有牢地攸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
 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四使海於有敵渠
 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
 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二使海於有敵
 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隣大親既反侵地正封
 疆南至於陶陰西至於濟北至于河東至於紀鄆有
 單車八百乘捧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

狄偃莖芮託國議國語

公子重耳出亡驪姬既毒厥以殺太子申生又請重
 耳耳自蒲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無卜焉夫齊楚道
 遠而望大朝貢諸侯不可以困往道遠難通望大難走
 歸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望其若以偃之
 慮其翟乎夫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達
 不通可以竄惡多怨可以共憂今若休憂於翟以觀
 晉國可以監諸侯之為視其為其無不成乃遂之翟
 處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公使晉華伐屈曰盍從吾
 兄竄於翟乎夷吾自屈出奔曰不可後出同走謙同不免於罪



潘可大白依
匯之論以是
而非夫繼承
統緒安定家
國大孝也託
言洒掃按國
匪人重遭秦
虐地割君亡
獻公之靈能
自安乎此不
孝之大也

依偃葦芮復國議國語

里克及丕鄭使屠咩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
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為子鉢導重
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
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
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
則必樂喪以喪為樂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
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叛何以導民不我
導誰長君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
也聞之喪亂有小大大喪大亂之刻也鋒不可犯也

且夫偕出偕入難俱難與聚居異情謂共居而惡於義
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秦穆公夫人吾君老
矣子往驪姬懼必援於秦以吾存也且必告悔告悔
是吾免也免乃遂之梁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
言四年復為君獻公納之

